

The Official HFI Magazine

VOICE

17



主编
Mia 苏心乔



主编
Rosa 李雨茗



记者首席
Betty 黄韵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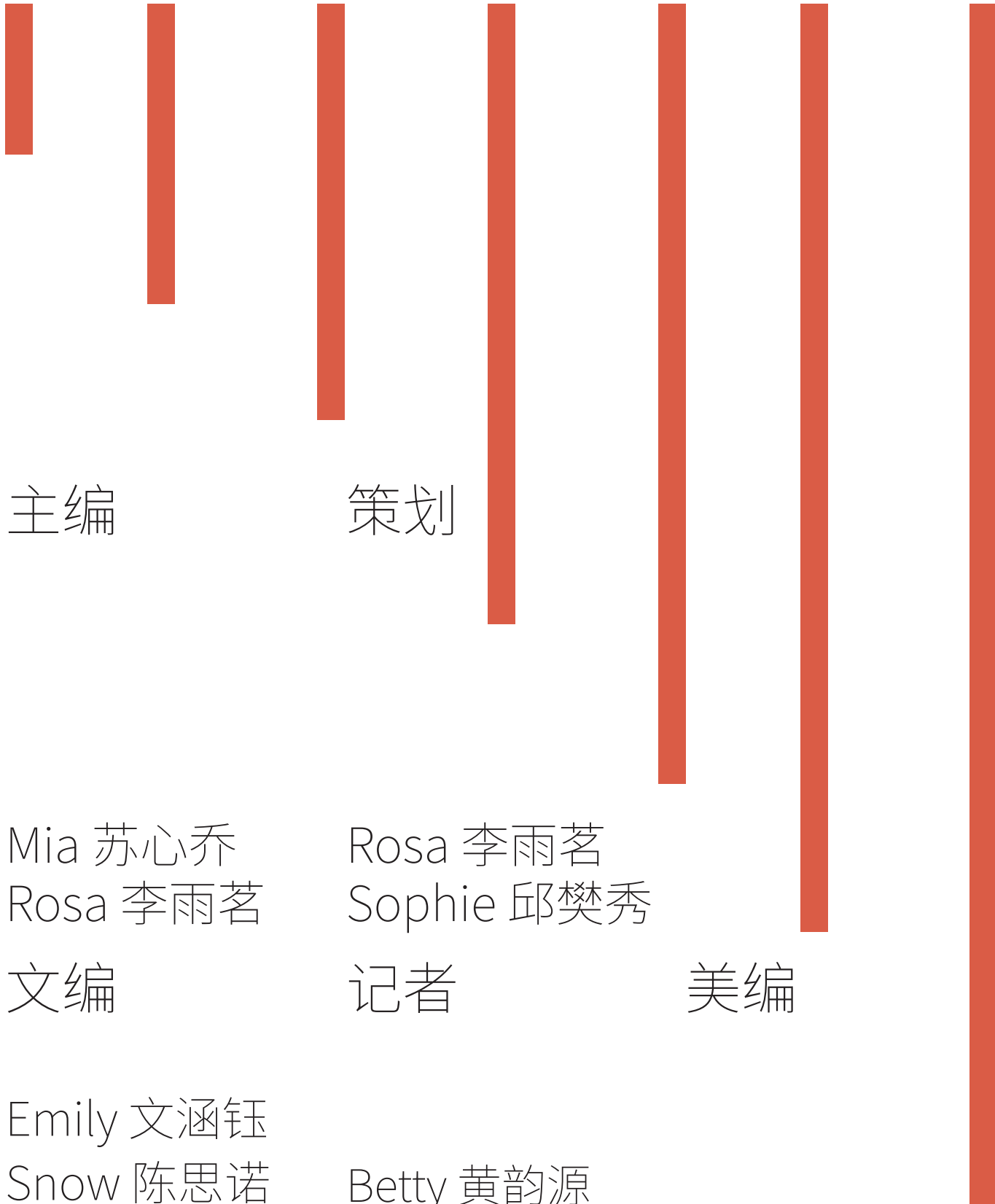
美编首席
Yaya 秦丫雅



文编首席
Emily 文涵钰



文编首席
Snow 陈思诺



主编

Mia 苏心乔
Rosa 李雨茗

文编

Emily 文涵钰
Snow 陈思诺
Renee 徐希言
Mia 李思蔚
Louisa 王一诺

策划

Rosa 李雨茗
Sophie 邱樊秀

记者

Betty 黄韵源
Mia 苏心乔
Renee 徐希言
Kenneth 钟彦慷

美编

Yaya 秦丫雅
Mia 苏心乔
Sophie 邱樊秀

编者按

亲爱的读者，
见字如面。

17 期的雏形诞生时，正值南国深秋；而当你看到这篇文章，应是早春来临时。从 2023 迈向 2024，花城度过了一个气温骤变的冬天，而我们身边的世界，也在它一贯的瞬息万变中，满载着忧虑和希望，陪伴我们开启人生的又一个四季。

也许你已经不记得，一年前的我们从一场大疫中走出，几乎每个人都经历了一场或大或小的与过往的告别。我们或是鼓起勇气、或是被人流推拥着，重新环顾四周，向前走去，与自己的新面貌相拥。回首过去一年，我们经历了太多让人不安和难过的时刻，战争、污染、灾难，和与之伴随的无休止的争论、冲突、焦虑与失去，常让我们以少年时的视角，去思考生而为人的脆弱，却也激励着我们去探寻自身在这个生态系统中的使命与可能。

正如南风窗的岁末献词所写——“我们穿过复苏的曙光，也感受过暗涌的不安，消失的附近与无穷的远方，都与我們有关”。我们的精神与机体应该如何与这个不完美的世界共处，我们的每日生活应该如何与身边的社区互动，构成了 17 期杂志的主题——呼吸。

当“呼吸”成为一个生命探讨，它便不再只是机体与外界的气体交换，而是一种日常生活的状态和动态；它不仅让我们存活，更让我们感知世界的音容，以及我们将如何与其相互成就。

VOICE 团队以华附国际部的校园和师生，以及广州的周边社区作为观察和记录的起点，我们一直珍视每一期 VOICE 作为一本校园刊物，对我们身边社区人与事的特别聚焦，但我们终究希望，VOICE 能够超越它的校园使命与影响，从一个个有趣的报道、小小的故事和真挚的述说出发，成为一个不断呼吸、不断成长的，可供每一位读者收藏美好的园地。

在 17 期杂志的成书过程中，几位主创都在经历繁忙的申请季，“忙到窒息”的感受在我们心中，常与“呼吸”这个主题产生有趣的碰撞。

我们收藏着自己所珍惜和担忧的一切而生活，却也喜欢不断确认自己在当前时间与空间中的位置，以获得存在的安全感与向前走的意义感。而如今，我们希望打开这本杂志的你，在新鲜空气与离去往事相交换的呼吸中，多一份对于未来的洒脱和自信——因为，这本杂志所守望的美好和思考，你的生活中也一定有；因为，古老的夜晚，和远方的音乐是永恒的，它也许现在有些遥远，但终将属于你。

李雨茗 Rosa
HFI VOICE 主编兼策划首席
2024.01.05 于广州



目录 CONTENT

校园动态

社团采访 — Muse

社团采访 — 阿卡贝拉

HFI 校服变化

Farewell, Class of 20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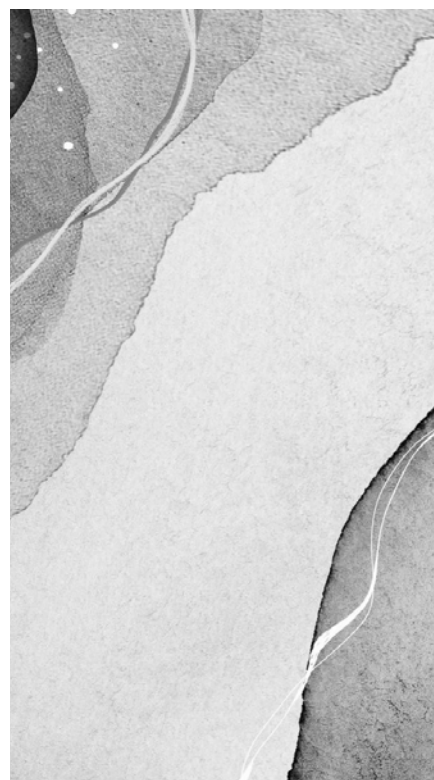


妙笔生花

余响

景山公园

The Rebel Girl



风云专访

Joseph Zachary Hear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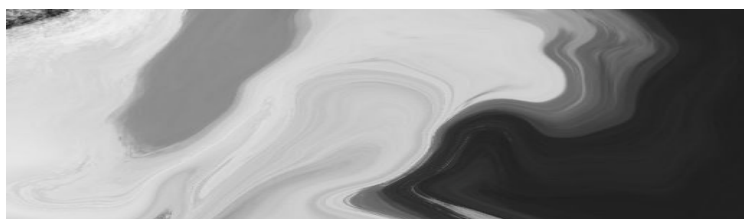
Charlie Gong

Nick Waldrop

声影追踪

卤肉饭

校友采访 — '23 Alina Pan



时下精彩

HBO 电视剧《我的天才女友》

《明亮的夜晚》— 长夜中点燃隐隐光辉

Trump's Comeback

也门，何去何从？



校园动态

因热爱相遇

文 | Renee 徐希言

——Muse社团专访

亲爱的朋友，欢迎回到音乐的怀抱——流动与碰撞，歌声、琴弦与鼓声，带来轰鸣中脏腑的微微共鸣，绚烂下新世界的尽兴狂欢。这是 HFI Muse 的舞台，集结一群以“热爱”为中心纽带相遇的人们。



Muse, Music

音乐是什么？

可能只是一份简单又纯粹的坚持。小时候喜欢玩吉他，上了初中开始搞乐队，音乐逐渐成为贯穿前十几年人生的关键词。上了高中，自然而然地渴望续写关键词下与音乐的缘份——继续把乐队玩下去，于是加入了 Muse，继续站上一个又一个由 Muse 提供的音乐舞台。

可能是一个向世界发出自己声音的平台。不同于平日在学校上课的传统思维模式——聆听、输入老师想向我们传授的知识，“玩音乐”使我们成为了暂时的主导者，习得另一种平时缺失的思维方式，使我们拥有向外界传递自己的情绪与思想的能力，达到“反向输出”的目标。

这是 Muse 现任社长 Ploto 和副社长 Michelle 给出的答案。每一个人心中或许都会拥有对音乐的不同见解，而 Muse 社团聚集了所有以“热爱”为对音乐的核心感情的人们。Muse 具有强大的包容力，尽管你没有接触过乐器，或者是音乐水平或乐器水平不算拔尖，但只要你对音乐有热情和自己的想法，都可以加入 Muse。八年前，一群老 HFler 就是抱着这样的初衷成立了 Muse，没有什么特别复杂的想法，不过是一帮喜欢音乐的人们说：嘿，要不要成立一个社团。

“这盛世如你所愿”，这是 Michelle 想对八年前成立者们所说的话。

“什么都非常纯粹，我们只会教你怎样去快乐”，这是如今 Muse 依旧保持的态度，也是八年间不变的初心。

Our Stages



Muse 是出现在 HFI 大众视野间频率非常高的一个社团。

在本学期内，Muse 已经举办了三场小型大堂演出，主要目的是想让缺乏舞台经验的新人多一些练习的机会，在真正登上灯光绚烂、台下座无虚席的舞台时，还能发挥出自己应有的水平。其余学校的大型活动，也都是 Muse 的主场：万圣节，新年晚会，Voice，慈善晚会，以及艺术周。

另外，在校外，Muse 还承办了 Resonance 共鸣音乐节。这是珠三角地区首个由中学生举办以及参演的音乐节，目前已成功举办七届。Resonance 共鸣音乐节的主题围绕“青春”与“多元创作”两个关键词展开，旨在给予广东省内所有热爱音乐的中学生乐队一个纯粹的平台——通过分享原创或翻唱音乐，让音乐的灵感交汇、碰撞，从而让新的灵感诞生。去年，Muse 在 Resonance 共鸣音乐节中一共邀请了加上 HFI 共七所学校，大约有七八支乐队参与演出。

“排练”是每一个节目登上舞台前必不可少的步骤。它繁琐又辛苦。像 Voice 或新年晚会这种大型舞台，表演乐队需要提前 3 到 4 周排练。但对于 Muse 的成员来说，排练从来不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使命感促使成员们全身心投入排练。“欢乐”是排练过程中的主旋律。暂时逃离被课业压力包围的工作日，成功度过充满作业和补习班的周六，周日的排练成为了许多 Muse 成员的生活盼头——长达两三个小时沉浸在音乐构建的乌托邦世界里，嘈杂的噪音不复存在，沉醉在缠绵的歌声里，仿佛置身于一个狂欢的夜晚。音乐使生活的碎片变得无暇，幸福成了唯一的感受。当然，除去音乐给人带来的迷幻体验，现实的排练的任务还是很重的，因为往往有很多小问题需要解决，比如说像几个队员演奏时的速度不太一样，有些人弹着弹着就快了，或者有些人可能会掉拍，还有等等很多其他的问题。为了保证给观众呈现一场高质量的演出，这些问题都是要磨合和解决的。

在排练过程中会经常发生一些有趣的小插曲。Ploto 分享到，“去年的国际日的时候，我前一天说我可能排练完需要买一副琴弦，因为我的琴弦已经生锈了，结果排练的时候弹着琴，弦就断了。”Michelle 则提到，玩音乐的人们大多思想比较新奇，导致有些同学会致力在旁边一直 freestyle，有时候也是令人挺哭笑不得的。还有一些乐手喜欢在中场一直大声地弹奏乐器，结果打扰到别人沟通。虽然有这些不太和谐的事情存在，但是大家都包容，是一个和谐的集体。

可是当你面对着灯光，闻着舞台的味道，切实地踩着台上的木地板时，这又是一种不同于排练的感受。

“台上几乎看不见任何观众，光是直接打着你的脸，那个时候你就感觉你处在虚无当中，那是一个很神奇的感觉。”

舞台总是充满生命力和激情。Ploto 说，作为吉他手的他特别喜欢踩音箱，踩音箱弹琴就是感觉自己特别酷。之前说了大半年要踩音响，但一直说不敢，直到去年艺术节他终于踩了。“之后每一次都踩一下了，今年我还要踩。”从此 Muse 多了一个新的吉他手舞台特色。Michelle 说，“就在上次表演的时候，我打在中间一段的时候，我的鼓棒飞出去了，然后我当时就大概用了两个小节的过程去捡鼓棒。那个时候我简直想在那个地方上吊。”这是一位有强大心理素质的 Muse 鼓手必须要经历的历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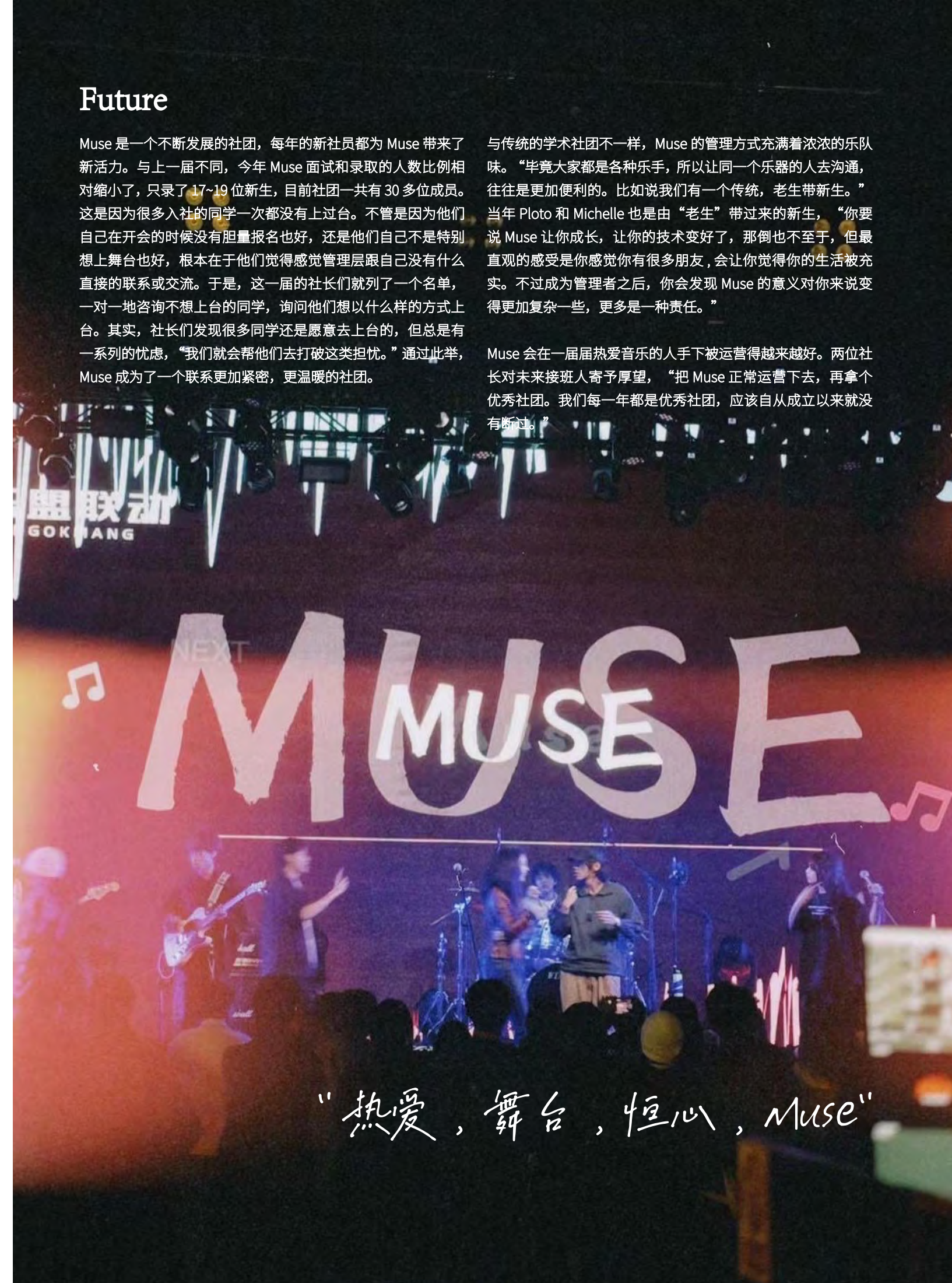


Future

Muse 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社团，每年的新社员都为 Muse 带来了新活力。与上一届不同，今年 Muse 面试和录取的人数比例相对缩小了，只录了 17~19 位新生，目前社团一共有 30 多位成员。这是因为很多入社的同学一次都没有上过台。不管是因为他们自己在开会的时候没有胆量报名也好，还是他们自己不是特别想上舞台也好，根本在于他们觉得感觉管理层跟自己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或交流。于是，这一届的社长们就列了一个名单，一对一地咨询不想上台的同学，询问他们想以什么样的方式上台。其实，社长们发现很多同学还是愿意去上台的，但总是有一系列的忧虑，“我们会帮他们去打破这类担忧。”通过此举，Muse 成为了一个联系更加紧密，更温暖的社团。

与传统的学术社团不一样，Muse 的管理方式充满着浓浓的乐队韵味。“毕竟大家都是各种乐手，所以让同一个乐器的人去沟通，往往是更加便利的。比如说我们有一个传统，老生带新生。”当年 Ploto 和 Michelle 也是由“老生”带过来的新生，“你要说 Muse 让你成长，让你的技术变好了，那倒也不至于，但最直观的感受是你感觉你有很多朋友，会让你觉得你的生活被充实。不过成为管理者之后，你会发现 Muse 的意义对你来说变得更加复杂一些，更多是一种责任。”

Muse 会在一届届热爱音乐的人手下被运营得越来越好。两位社长对未来接班人寄予厚望，“把 Muse 正常运营下去，再拿个优秀社团。我们每一年都是优秀社团，应该自从成立以来就没有断过。”



MUSE

“热爱，舞台，恒心，Muse”

阿卡贝拉社： 和声中的激情与创意

文 | Kenneth 钟彦慷

在华附国际部，有一个充满活力和创意的地方——阿卡贝拉社。自2014年成立以来，这个社团不仅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展示和提升自我音乐才能的平台，也成为了一个充满温暖和支持的大家庭。社团成员通过定期训练，参与学校活动的演出，并在微信视频号上分享他们的作品，共同创造了无数难忘的音乐时刻。

社团的日常包括扒谱、排练、录制视频、音频编辑和剪辑，以及准备各种演出，涵盖了音乐制作的方方面面。通过参与 VOICE、FAW 以及各类晚会等学校的大型活动，社团成员有机会在更大的舞台上展示他们的才华。

社长 James 分享了社团在选择曲目时的独到见解：“我们会挑选一些比较有意思或者立意比较好的，也有一些曲子是大家排练中突然想到的，比较整活，或者是比较好玩，还有就是如果有同学提出来然后大家都觉得喜欢，那我们就去排练。”这种开放和包容的态度不仅促进了团队的创新，也增强了成员之间的凝聚力。

James 是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被社团的音乐吸引，从而加入了这个大家庭，并最终成为了社长。他提到：“我记得当时我是在课室晚自习，听到大堂里面传来歌声，发现原来是有一群学姐还有学长正在唱歌。他们的歌声很感动，很美妙，我觉得唱的太好了，很有意思。”

尽管社团在招新和排练时间上遇到了一些挑战，但他们依然保持着乐观和积极的态度，希望能够吸引更多对阿卡贝拉感兴趣的同学加入。

James 坦言：“现在的困难就是非常缺人。比如说我写了五个声部，那5个声部就需要10个人。然后我们实际上我们总是凑不到9个人。”但他们通过私信轰炸和调整排练计划来鼓励成员积极参与，力求每次演出都能达到更高的质量。不过他也分享了社团的独特精神：“参加我们社团的人还是比较随和的。大家都是真的爱唱歌而且爱玩音乐。我们经常排练中又有了一些新节目的想法，就是在排到一半想去排一个其他的节目，然后最终演出就多了一个新的节目。”

在谈到演唱技巧时，James 说道“多模仿吧。其实跑调不致命，致命的是你跟别人唱的不一样，那就不和谐了，这才是致命的。我们其实有一个非常坏的习惯，就是我们所有人会唱着唱着集体升一个调，比如说我们最初定的是C调，但是我们唱完之后结果跟钢琴对一下，发现我们结尾的时候已经到了D调了，就是很神奇。不过其实并不太影响听感，因为我们是在一起唱的，都是在一起升，所以听起来还是很平稳。但是如果有一人他唱出的声音跟别人不一样很突兀，那就很糟糕了。跟其他人达成和声，才是最重要的。”

在社团内部，每个成员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特长选择角色，从主旋律到和声部分，每个人都是团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James 补充说：“我们节目的合声部分，大部分都是我们自己编写的，有些是听网上的比如 YouTube 之类，或者是有一些现成的副旋律，我们直接拿来使用。”

社团的未来充满了希望和挑战，他们希望能够吸引更多对阿卡贝拉感兴趣的同学加入，共同创造更多美妙的音乐时刻。“如果大家学校的演出或者刊物上看到我们阿卡贝拉感兴趣的，都可以加入我们的社团。”James 的这番话不仅是对未来的期待，也是对所有热爱音乐的同学的邀请。





2004-
2014



2011年6月，Ford 黄老师邮箱收到一份邮件，附件里长达9页的《关于华附国际部校服改良计划》，来自华附国际部 AP 首届毕业生罗雅文同学。基于罗同学的设计稿，HFI 于 2014 年自全面更新学生校服。

School Uniform



2014
至今

Congratulations class of 2024! This is the day we have all dreamed of. We can finally say goodbye to HFI and start on our next journey.

On this special day, I would like to share a story about farewell.

Entering HFI is a farewell to the past. Before arrival at Aoxiang Building, we came from different backgrounds. However, the shared goal joined us together here. We left behind the traditional K-12 education system, for some, even leaving hometowns and families, and stepped into Aoxiang Building like Judy first visited Zootopia –Here, everything seemed brand new. Picking a fancy English name, we wished to be a new self and try everything.

Farewell can be exciting. We are dazed by disappearing phone restrictions and flexible course selection policy at HFI. At the same time, our ego is boosted by the ambition to get into every prestigious university. Pausing in front of the orange-and-white board in the lobby, we had the same thought: Hmmmm... Harvard or MIT? This is a question.

Farewell can also be frustrating (hashtag complexity). I still remember the headache after staying up all night before Euro History finals, repeating Mr. Heimler's "you ready to get your brain cows milked" a hundred times. I remember Matt's daunting automatic deduction and Delia's red-covered hot words for SAT as well. On countless sleepless nights, I kept asking myself, why did I leave my comfort zone and transfer to HFI? I could have not been tortured by TOEFL and SAT at all!





So, what truly defines farewell?

Farewell is the reflection on memories. Looking back at this point, we suddenly realized how far we have gone. As the class with the lowest PSAT score ever (according to Wendy), we, the class of 2024, have been associated with numerous stigmas. However, we refuse to let the setback define us. We created unique collages that depict our identity during Fine Arts Week. We found our voice through VOICE competition. We contributed our small parts to children in need through Charity Marathon. Although we may not be capable of changing the world at this time, such as stopping the ongoing Israel-Palestine conflict, we take pride in making our community a better place.

These are our memories interwoven with collective events as a class. Individually, our memories are more intertwined with the campus. Standing in the lecture

hall, I often experience a sense of Deja Vu, taking me back to my first day at HFI -- when principal Sheldon introduced a new uniform policy. I guess everyone here has been caught out of uniforms by either Principal Sheldon or Principal Joseph in the corridor. We witness change on campus: Delia's king-sized classroom has been split into tiny rooms for Y9 students. A prisoner took away the AP Human Geography classroom. But we also witness consistency: Mama is still here, probably having been at HFI longer than anyone here. Luroufan still welcomes us every noon, surviving the aftermath of a power outage. Not only have we witnessed all the changes and consistencies on campus, but every corner here has also shaped our stories. From the classrooms where we study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TC and AVC, to the sport fields where we play Frisbee on Friday afternoons, the school has become part of our youth. When we venture into the unknown,

we will carry the shared memories.

Farewell is also the uncertainty of the future. We are leaving familiarity: people we meet every day, places we go every day, and routines we follow every day. We are heading to unfamiliarity: foreign lands, different cultures, and diverse communities. We do not know where we will be in the future -- whether in a decent office in the concrete jungle of New York City, or a tranquil cabin in the dense forest of Norway -- What we do know is that, no matter where we go, Matt's words will always echo in our minds: "the ultimate goal of any hero's quest is self-discovery." We cherish the past but still choose to embark on the next mysterious exploration. This is the beauty of farewell.

Most importantly, farewell is the appreciation for relationships. This is an opportunity to say thank you which could have been said, to resolve the misunderstanding which could have been resolved, and to repair the relationship

which could have been repaired. It is in these moments of departure that we realize the depth of the connections we have forged and the value attached to them. Things that once bothered us may not hold weight anymore. We still have the chance to draw a happy and fulfilling conclusion to our high school journey, such as inviting someone to take a selfie at tonight's prom.

Given the privilege of being the chief editor of VOICE magazine, I want to use this opportunity to express my most heartfelt gratitude.

Thank you to all the parents. Thank you for opening up the world for us and supporting our naïve decisions. Thank you for paying the college application fee, even though the schools might not even accept us.

Thank you to all the teachers. The question of which Henry became the king at last, or which conditions should be met

Congratulations class of 2024!

before using the chi-square test, may not be important to us anymore after completing all the AP exams. What truly matters are the spirit of passion, critical thinking, innovation, courage, and resilience that you imparted to us.

Thank you to all the counselors. Thank you for enduring our procrastination and meticulously editing our college application materials despite the approaching deadline.

Thank you to all the staff. Your efforts are the cornerstone of the school's daily function.

Thank you my dearest roomies. I know nobody in the world can tolerate my crazy sleeping schedule like you do.

Thank you my friends. You have been the greatest gift throughout my high school years. And you should thank me too, for being a patient listener to your endless lovesick stories.

Finally, thank you my fellow graduates for the memories, the laughter, and the companionship that have defined our time together. We have worked so hard to win recognition from parents, teachers, friends, or maybe crushes. But today, let us recognize ourselves for surviving high school and opening up a brand new chapter in our lives.

As we say our farewells and embrace the endless opportunities, let us remember that endings are also beginnings in disguise. Let us celebrate the memories we hold dear, the friendships that have shaped us, and the lessons that will guide us on our respective paths.

Congratulations to the Class of 2024—may your futures be bright, your dreams be bold, and your hearts forever connected to the place we once called home. 3, 2, 1, chiyau~~

The background of the image is a close-up of a light purple, semi-transparent fabric. The fabric is draped and folded, creating soft, flowing lines and subtle variations in color and texture. The lighting is soft, highlighting the delicate nature of the material.

妙筆生花



余响

如果生命剩下三天，
我得给世界留下一点什么。
我必然会痛苦迷惘，不知所措。
但我实在还有很多事没做。



1

第一天上午我会照常去学校，知晓这是我此生上学的最后一天会让我得到奇怪的兴奋。

我会做所有违反规定的事，搅乱整所学校，上半节课就跑走。

我想把收拾整理好的所有纸张都撒在半空，署我的名，然后溜出。

于是我做了第一件事，让同学和老师记住了我，那个“缺乏纪律意识的闯祸的学生”。

现在没有人能抓住我了。

生命正在从我手中流失，然而它却又被我紧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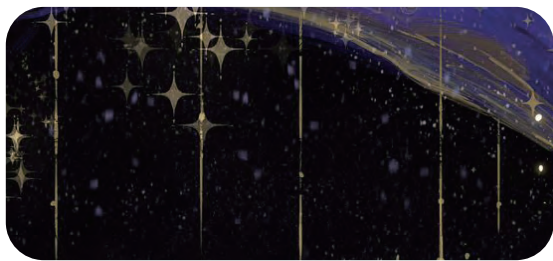
我的心脏跳动、奔跑、高高跃起。

我会穿过所有的林荫，看行人，听鸟声。这也许是我第一次真切感受到生命。世界的概念如此恢弘，而我穿梭在其中，在某处享有惬意的心跳。

也许我应该停下来，陪一朵花开，或许陪一棵草看匆忙的脚步踢开飞扬的尘土。

也许我应该随便找一处台阶坐下，或在走路时放慢脚步。

以往的时日我是人群里匆忙的那一撮，急着要赶往某个目的地；而现在我唯一的终点只有死亡，不必再踏着石板路向前跑去，只用安静地交接自己的生命。



我会走过新的老的街道，踏在百年前或刚铺好的道路上；我会停下来凝视一只蝴蝶，或是长在石缝的绿植；我会向前，漫无目的，走。“向前走”实在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最常见却也最模棱两可的词，天地浩大，环顾苍茫，哪处都是向前。

我们的人生无论走多歪七扭八不成章法的路，都是向前走的路；到世界的尽头，找寻到的只有一片虚无。

我可能会去老城区的老铺喝糖水，坐在店外听老人扇风聊天。老人对于生与死的观念总是比我更淡然，我只能在他们的谈天中窥见一二。他们爱聊菜市场的菜价贵了几毛钱，爱聊这院子里的孩子考了什么学校，有时会谈到隔壁家经常和他们打麻将的谁走了，



然后继续向前走吧。

我会走着看黄昏，看日落。我很不喜欢黄昏，总预示一天的结束，让我烦躁而悲伤。今天一天的时间都逝去了，或是被我牢牢抓在了手里了。然而晚霞又很美，这时候我会原谅一小会黄昏，美丽的天空是生命的好时令。

晚上、总会亮很多霓虹灯，闪着刺眼也不好看；晚高峰堵车的时候更是了，一条路上看过去都是红色的车灯，把眼睛晃得晕。我更喜欢爬到山上去，俯瞰城市的一角。山上亮的灯不多，往下看去都是城市里的灯光，变得迷蒙渺小。我应该会在这里坐很久，然后回家去。

2

第二天我想写信。

也许在我相信我的生命仍有很长时间时我活得很入世，活人身上总有烟火气。我也极少思考死亡，因为我实在惧怕。没有人会告诉我死后是什么样的，也没有书籍让我得知死后的世界。我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可知的只有死后是一片虚无，是真正意义上的消失；此后世界上的任何都与我们再

无干系，我们的躯壳葬在某片泥土里和大地共同沉睡，思想的光不再跳动，这一切都令我无比恐惧。

因此我坚信灵魂存在，转世也存在。

但每一世都珍贵。

人的情感是伟大的构成之一，因为如此我们才拥有爱与恨的概念。

我想给每个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写信，无论长短。我希望能告诉他们我所没有表达过的、我所感恩的、我所感激的一切。

写信在以前是繁琐而低效的，所以现在的人们都用讯息沟通。

然而在当今的信息时代，信又变成了一件浪漫的事。

用钢笔蘸取墨水，在信纸上写出情感。文字是媒介，一整封信都是倾注的感情。



我们不常谈论爱，我们常批判感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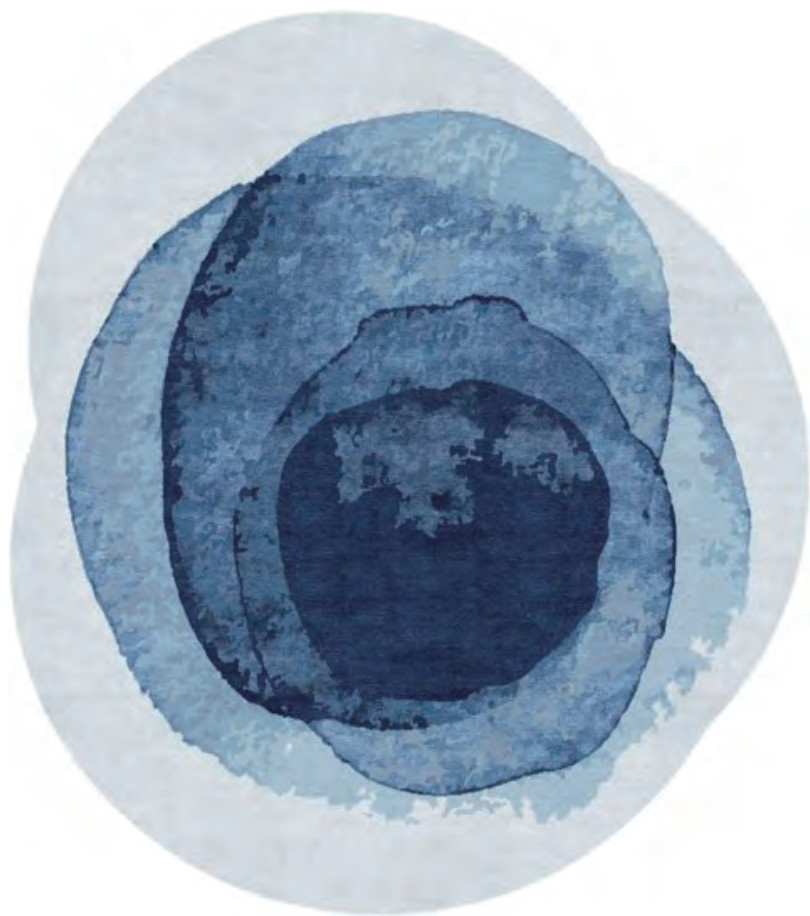
但正是爱与感性把我们变成了完整的人，赋予我们强烈温暖的心跳。这也是生命重要的一环。

我们应当拥有流泪和大笑的权力，应当拥有贴近生命的权力。我们并不是用理性雕刻的水晶制品，上帝给予了我们爱与情感，我们从此获得了血肉。

我会选我买的最喜欢而不舍得用的墨水，选有纸香的信纸，用整封信说一件事；写完后用花封上信封，将我的灵魂注入到信里，从此在他们心里永存。

也许我会花一天时间写信，也许半天就能结束。

今天逝去了，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3

最后一天，我失去了看见明天的权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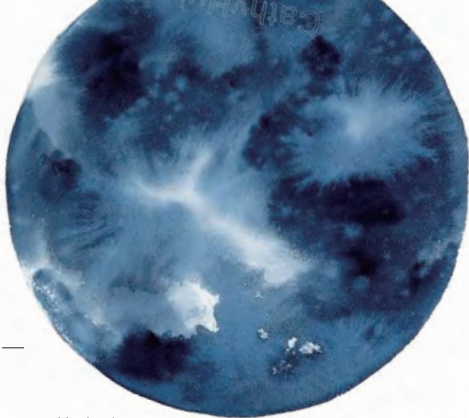
我仍然会被悲伤和恐惧束缚，也许今天我会想和我自己谈话吧。

我会选一个地方静坐，回想我的一生。

我不记得两岁以前发生的事情，只能在和长辈翻相簿时听他们的回忆拼凑起那时的记忆。他们每次都感慨，当年那个路都走不好的小人居然现在能长这么大。也许这就是生命吧。

我记忆里还依稀存储着幼儿园时候的事情。幼儿园的饭菜，幼儿园的伙伴，还有当时觉得很大的操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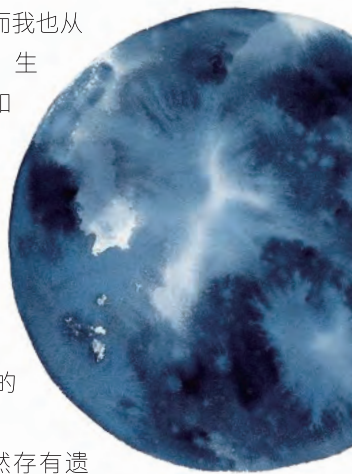
一切儿童时期的记忆都还印在我脑海里。比如学校可真大，怎么跑都跑不完；比如老师奖的贴纸很好看；比如今天和朋友闹掰了，再也不和她玩了。



我可能还会翻以前写的日记。小时候写的大多是和妈妈怄气，因为她不给我买糖吃；但是晚饭时她又会做喜欢的菜。或者是今天很开心，在学校作业很少，考试考了一百分得了一张表扬信。每每看见那些吵闹的小孩子，都会捂住耳朵；偶然听见他们聊的天觉得幼稚又无聊。然而我也从他们那样小的年纪长到了现在。生命让我觉得神奇的地方往往如此。

长大一点的烦恼变成了成绩，总是写下希望这次考试能得多少分或是考多少名。然而搜寻我可见的回忆，笑声总盖过了忧伤。生命一分一秒地逝去，从前的忧伤都变成了枯萎的藤蔓，那些时日都散成了灰烬。

也许到一生最后的最后我仍然存有遗憾。世界上还有很多地方我没见过，还有很多事情没做过，还有很多人没聊过天。但没关系，明天又是新的太阳。



我会像往常一样盖好被子，将死亡化作长久的安眠。

我的人生是一本剧本，我充当其中的主角。

至于这部戏剧，是悲剧还是喜剧，结局如何，并不在我管辖范围。我的职责只有尽心尽力演好我的角色。



所以过去、现在，到未来，我所认识的人们，你们好，感谢你们的参演；

也感谢我爱的人们，谢谢你们与我相识在美丽的日子里。



景山 公园



文/ 房晟源Frank

如此一切只为苍生不要想太多
平凡的起起落落
漂浮的因果对错
都可以向风诉说
——《让风告诉你》

他死之前，看见它们在燃烧、毁灭、那些你曾经拥有过的东西，很难不生出一丝悲凉罢。就连我回想起那年冬日傍晚时分夕阳赐予此地的紫霞与望京的星星辉映的情景都难免在回忆中陷入悲伤，这显然是我最后一次来到我的景山。

站在鼓楼下，我们便看到，途经火神庙，南下前往地安门外大街，在冬日的寒风中向景山进发。过了与地安门西大街交接的十字路口，喧闹的街道和琳琅满目的商店和叫卖声就消失不见了。历史的厚重感并没有以一种温和的方式向我徐徐到来过往的故事，只有街道两旁的积雪和光秃秃的树枝做陪衬而背景则是那灰白色的天空，那个时候的我不会想到在一个小时后一片天空会给我带来怎样的惊喜。我不知道他是否曾在寒冬的傍晚离开过他的宫殿前往鼓楼，如果他曾做过，心中的悲凉可能会使此景更甚。但是我

内心并不能感受到任何忧伤，相反，前往景山的期待与你的嬉闹声达到了高潮。

北京的印象在与你们的谈话之中被勾勒出来，城市的地平线在我一次次回味中伸展开来。我从山顶的平台眺望耸立在西直门的西环广场，那三栋侧面呈现圆柱结构的建筑在城市中极其引人注目。就在几个小时前我们还在那个地方，在旁边的国二招宾馆内犹豫平安夜的去处；就像，我若是望向南方，在一天前我还焦急得坐在教室里，看着时间推着时针走向3:45。主峰的亭子—或许不应该称之为亭子更像是一间小房子，后来我才知道这亭子有一个极富有诗意的名字“万春亭”，当然这无伤大雅，毕竟在这冷得让我们瑟瑟发抖的傍晚，春这种字眼恐怕不能引起我的共鸣—我无法登上去，只能环绕着走了一圈，在回到起点的时候惊喜的发现屋檐末处出现了一颗闪耀着微弱光芒的星星，而那颗星，如此急切的将祂的光辉投射于人间，古人发现祂时是否欣喜之余赐

赐予了祂名字,我也不知道。在过去一年中,我以为来到北京就能解开我的疑惑,但是我失望的发现北京真正的在我面前出现时,每一个转角带来的风景都伴随着新的疑问,我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就像后面当我们坐在一家铜锅涮肉店时我回看照片,我才发现那道屋檐的光芒来自于月亮,但是并不是每一件事在再次回看时都会有答案的。

故宫的全貌附着远处庄严的大会堂在我们挤过拍照的人群时便呈现在我们眼前。正面的故宫,左面的国贸大厦,右面的白塔都一次次告诉我这里是我想要来的地方。这里的风是极其舒服的,因为这里曾经是我想象中的未来,而风将未来带到了我的面前。人群急匆匆地拍完照就走了,或许他们可以回去后看着照片慢慢回味,也或许那天晚上的风过于凛冽了以至于他们被迫的被催促着离开。但是我缺乏这种透过电子屏幕触摸感情的能力,我业已丧失了;所以我不得不让寒风在我脸上肆虐以满足我所看所听之真实。我可以用冻僵的手,透过神经抚摸石墙,用耳朵听到人群的赞叹声和你的声音。

景山那天的日落,枫的气息,古老的宫殿。那片天空啊,灰白已经是过去式,现在的则是橙色的幕布与远处的紫色,再远点黑色,安静的黑色。远处燕山山脉将夕阳的余晖化琴弦为当下所用,演奏的乐曲在山巅挂起来了狂风,我们一路小跑下山,途径我们的过去与未来。我过去的珍宝啊,就像下山道路旁的树叶,在狂风中凋零掉落了。我终于在这落叶的大雨中抓紧了你衣袖,在这太阳暗淡无光的时刻,在我们相识的第383天。而你,我的朋友,三天的相聚太短暂了以至于相遇的那一刻我便预见了分别;但是这或许与时间无关,就生命跨度长达百年,在一个人知道死亡的那一刻便开始遇见最后的结局了。

下了山,风便不再刮了。开心点,一会我们要去吃铜锅涮肉和去三里屯太古里吃冰淇淋呢,这才是第一天。

* 献给 IWW、乔希尔和伊丽莎白·弗林

火焰腾空而起的时候，契亚拉正将最小的妹妹哄睡着。

窗帘遮掩着摇摇欲坠的窗（真庆幸她们还拥有一扇窗），她的小弟弟阿莱西奥正透过窗帘残缺的一角，借着河对岸的火光读世界产业工人联盟的小册子。赤红的光把整个纽约照得如白昼一般明亮，即便从遥远的布鲁克林高地也能看得一清二楚。三角内衣厂的大楼到处是焦糊的气味；尖叫和哭喊声此起彼伏，被楼梯井和出口的铁锁拦住，又转回噤里啪啦的火焰里，最终打碎窗户一跃而下，摔在地面上，只剩下戳出肌肉的肋骨和不断往外冒的鲜血。

这是一九一一年，被后世历史学家称为进步年代的第二十一年。这段长达三十年的美国历史注定被打上各式各样的标签：长期执政的共和党总统们，西奥多·罗斯福、威廉·塔夫脱、还有大名鼎鼎的伍德罗·威尔逊；盛行的沙文主义和帝国主义，以及它们推动塑造的美西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无穷无尽的社会改革，新增的四条宪法修正案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重塑了社会——尽管关于私刑的报道依然存在且相较于十九世纪更加猖狂，总统们眼睁睁地看着人被处死，观察着无数起谋杀性暴乱却无所作为。

The Rebel Girl

文 | Emily 文涵钰

如果按照既定的、已经编排好的丝线，这个长着一脑袋金鬃发的姑娘应该按部就班地阅读家庭女教师布置的诗歌——这还是在她父母的特地要求下阅读的，大部分时候女孩子只需要学会完美的社交礼仪并了解纽约的所有八卦就够了。温斯洛普夫人穿着午后洋装姿态懒洋洋地坐在花园里喝咖啡，透过明亮的窗玻璃可以看到女儿和家庭女教师的一举一动。她拨过眉毛又重新化了金色的弯弯曲曲的线，人工的构造改变了自然的工程。从巨型首饰盒中——二十年前，温斯洛普夫人曾和苏珊·安东尼和伊莉莎白·凯迪·斯坦顿留下过一张合影。这张合影藏在首饰盒的最下面一层——拿出的数不清的陶环和玉环在她胳膊上叮当作响，小号的它们曾经被挂在克莱蒙汀的手腕上。

线的另一端缠绕着从遥远的大陆漂来的人们。一切都能从契亚拉的祖母说起——这位在 1848 年义无反顾走上街垒的女青年曾和瓦格纳一起制作手榴弹——她的丈夫被判刑，她则从德克萨斯州登陆，顺着运河和铁路来到纽约。于是她遇到另一个信天主教的爱尔兰人，于是诞生了契亚拉的父亲。他遇到了契亚拉的母亲，一个从加州来的美国姑娘，这时候淘金热已经快消散了，她说那一带新建的城市全都成了鬼城。他在普尔曼铁路大罢工丢了命，这时他最大的女儿刚满六岁，而最小的女儿——他甚至不知道有她的存在！总而言之，契亚拉和祖母、母亲和两个妹妹相依为命地在纽约的另一端长大。

于是本篇故事——或是历史——的主角们便自然而然地登场了，大部分都是年轻的姑娘们。在无数语言肆意生长的拥挤阁楼里（他们本该分门别类地和母亲国家的人聚集在一起）：墨西哥的洛佩兹一家拖着残破的身子从 1840 年那场师出无名也没有结果的战争中走到了纽约，住在契亚拉楼下一层；隔壁则是两个中国人，赶在 1882 年的限制法令前从香港渡来；还有和祖父母一样的德国人和爱尔兰人，相比之下最贫穷的波兰人和斯拉夫人……契亚拉由此学会了这么多的语言，以至于整栋楼里需要用手语比比画画时刻，总有一人会爬上三楼敲响第三个房门，请房间里最大的姑娘充当他们的翻译。

这两条线，于情于理本都没有任何相交的可能性。但克莱蒙汀砸碎了她手上伪装成装饰品的镣铐，自己用园丁修剪灌木丛的大剪子，对着盥洗室明亮的大镜子把温斯洛普夫人雇人打理的金鬃发剪到耳朵，把字条压在剪刀下面，用近乎讽刺的语气说：卖头发的钱应当捐给有需要的人——这完美符合安德鲁·卡耐基的理念。她能跑去哪儿呢？是的，温斯洛普先生和夫人对这个女儿堪称溺爱，他们打死也不愿意相信他们漂亮得像洋娃娃一样的克莱蒙汀会离家出走呀！

但事情就是这样发生了，温斯洛普先生和夫人永远搞不清楚亲爱的克莱蒙汀是被哪一本童话吸引着往外跑。温斯洛普夫人很快断定是莴苣姑娘，只有她向往高塔以外的生活。

“这群该死的德意志人！这些书的唯一意义就是把我们的女儿拐到了纽约的不知名角落里。我打死也不愿意去那些满地爬老鼠的地方找她的。”温斯洛普夫人握着酒杯，在黄色鸡尾酒的音乐声中抓住自己的丈夫，而他正在珠光宝气的吉普赛女郎之间穿梭，“假如亲爱的克莱蒙汀铁了心不回家，那我们就顺着她的意愿做安德鲁·卡耐基好了。”

“亲爱的，”温斯洛普先生在女高音的歌唱间隙回应妻子，“卡耐基和洛克菲勒的生活都比不上我们的万分之一呢。”

克莱蒙汀，我们年轻的，把自己的脑袋剪得像个刺猬的女孩不回头地朝布鲁克林狂奔，艾米莉·勃朗特诗句里描述的死亡也乘着马车和她一起了。她人生的前十三年只是知道这片黑鸦的存在，而再怎么理解也没有亲身被它裹挟的体验深刻。贫穷和饥饿被扛在这个高个子姑娘肩上，她在爱尔兰人开的肉店洗肉刀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年轻的爱尔兰姑娘。

这时候是冬天，水流被冻在龙头里，克莱蒙汀提着两把肉刀站起身，一转头撞到一双黑亮的眼睛。对方比她矮，吸了吸冻红的鼻子，拉开门让她走进屋子。

“他们通常不让人进屋子。”爱尔兰姑娘在围裙上擦了擦双手，接过克莱蒙汀手里的刀，“我的父亲这么说，所以我们决定和他们的规矩作对。你在和谁作对？”

“我也和他们的规矩作对。”

伊丽莎白·弗林——此时克莱蒙汀尚不知道她叫伊丽莎白·弗林，但我们姑且以她的本名称呼这位爱尔兰姑娘——拨了拨自己鲜艳的红头发，“我见过很多不满婚姻出逃的姑娘，你也和她们一样吗？”

“你们能这么说？”克莱蒙汀昂着头，脖颈像只漂亮的天鹅，“我绝不是这样的人，尽管我不得不承认婚约是我们身上的枷锁，但它绝不是唯一一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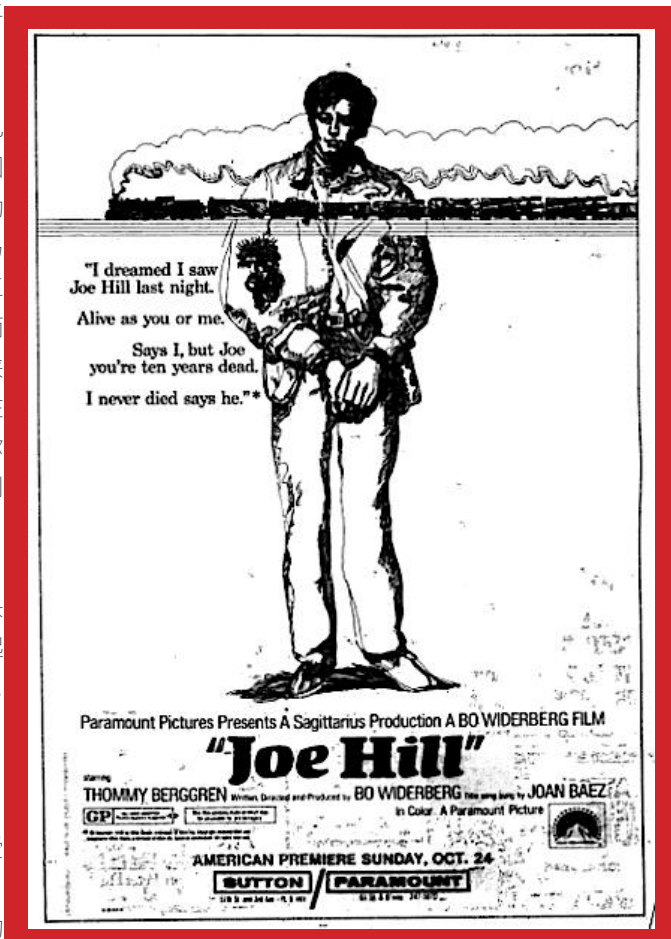
“你会很念诗。”伊丽莎白把两把刀插回厨房，背着两只胳膊，语气却像被戳破了的气球，“这里没有人念诗。”

克莱蒙汀向她走近两步，蓝眼睛注视着伊丽莎白鼻梁上的疤痕，“这些诗句从不属于我，但我们一定会获得这个机会。”

伊丽莎白·弗林问克莱蒙汀，“那你想成为谁呢？苏珊·安东尼还是简·亚当斯？”

克莱蒙汀思考了很久，说，“我谁也不要做，我就是克莱蒙汀。”

这一年她们都只有十三岁。



这便是一切的开始。克莱蒙汀不久后被伊丽莎白带去了她的第一次集会，在布鲁克林的某个酒馆里，绝大部分是女人：抱膝靠柱，盯着其他人喝酒的女人；盘腿而坐，和身侧人聊天的女人；手指和皮肤粗糙得像橡胶的女人。千种万种，她们听到开门声便往门看，绿色的蓝色的褐色的视线投到克莱蒙汀身上。于是她听过的、读到过和没有读到过的，经历过和还没有经历的生命都汇集在这些眼睛里了。

“弗林，你又带了个新姑娘来？”其中一个扯着嗓子喊。

她看起来不比我还大多少，克莱蒙汀想。

“别害怕，这是我们的地方。”伊丽莎白轻轻拍了拍她的肩。

克莱蒙汀谨慎地向前踏了一步，试图辨认出方才说话的那个姑娘。但人影层层叠叠，她们的脸庞相似又不同。

“我叫克莱蒙汀。”她说。

那个姑娘站起来。这回克莱蒙汀认出她了，她额头和眉间的皱纹让她看起来不像个孩子，厚厚的嘴唇向下撇着。她盯着克莱蒙汀的蓝眼睛，“你跟我的老板长得好像——有天他来工厂视察，我听到那个工头叫他温斯洛普先生，我从来没见过工头向别人鞠躬呢！”

一只黄皮肤的手轻轻拽了拽她的袖子，“契亚拉，别说了。”

“假如我偏要说呢？”契亚拉把袖子抽出来，拨开人群走到克莱蒙汀面前，鼻尖几乎要贴上她的面颊，“温斯洛普先生长了一副好相貌，他的鼻梁和眼睛跟你一模一样。他就是用这样漂亮的鼻梁和眼睛，还有他脑袋上金子一样灿烂的头发的妹妹骗上了他的床，再任由她像泄气的气球一样死在难产的床上的。”

“契亚拉，还有克莱蒙汀，都坐下吧。”伊丽莎白说，她注视着克莱蒙汀的蓝眼睛扬起一个笑，“她来到这里已经能够宣告她和那一位温斯洛普先生的区别了。”

某天，克莱蒙汀和伊丽莎白从集市上回来，推开缪尚大门的时候契亚拉正对着另一个金头发的女人怒目而视。在看清对方脸的时候，克莱蒙汀和穿紫罗兰颜色的女人皆一愣。她起先扭头去寻契亚拉的眼睛，却看不清对方的神情。

“夫人，”克莱蒙汀听到自己的声音，“您来这儿干什么？”

温斯洛普夫人没有说话，只用她猫一样的绿眼睛凝望着克莱蒙汀·温斯洛普。

“假如您是来带我走的，我不会同意。”克莱蒙汀直愣愣地看着母亲，用眼睛描摹她的眉眼和鼻梁。她的头发和眼睛继承了父亲，而嘴唇则和母亲一模一样。把告别的纸条压在母亲梳妆盒下面的时候她瞥见了那张照片，苏珊·安东尼和伊莉莎白·凯迪·斯坦顿，她过去是怎样的人，我未来也会变成这样吗？

“克莱蒙汀，”温斯洛普夫人轻轻叹了口气，“坐下。”

她伸手去碰女儿的短发，“我年轻的时候和你一样——我们做了很多事，远比你现在做的事有效得多。但我们依然失败了，女性依然没有选举权。”

“您依然认为把纸片扔进箱子里就能解决这一切。”克莱蒙汀哼了一声。

“我没有这么说。但看看你周围，看看你身边的人。和她们在一起，你能看到任何一点点成功的影子吗？”

哐当一声，门又被推开了，温斯洛普先生像巡视领地的狮子一样走进来。

“克莱蒙汀。”他盯着和自己类似的脸，“你难道没有产生过自己现在太悲惨的想法吗？离开我们你还会剩下什么？”

慢性头痛、神经痛、消化不良。



“明年会变好吗？”

我不知道，但是我只能相信会。

“契亚拉。”温斯洛普先生和夫人离开后，克莱蒙汀凑到契亚拉身边，“我很抱歉。倘若我做什么能让你好受一点，你可以告诉我——假如我还可以，并且你愿意接受的话”

“你什么也不用做。”契亚拉说，“这不是你的错。”

“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个话题很多次了——每一次你都告诉我，我无需为此担责。好像你每多说一次，我身上的罪孽就会少一分。但如果我这么想，又怎么对得起我的良心？第一次来参加集会的时候我看到她们的脸和手，我问自己，这里面有多少人在我父亲的工厂里干活？有多少人的父母和兄弟姐妹死在了铁路上？然后我低下头去，我看到我自己的手。我憎恨它，就像憎恨我自己。”克莱蒙汀把手背到身后。她想，我应该关死我的房门，莴苣姑娘应该永远待在高塔里。

“请不要再说下去了，”契亚拉最后说，“去看看吧。”

十五岁、十六岁、然后是十七岁，克莱蒙汀乘着火车一路向西，窗外的景色从堆叠的楼变成一望无际的平原再到黄沙覆盖的天。车和人川流不息，被逐日减少的土地和喷气的拖拉机驱赶着离开世代生活的土地，沿着这条宽阔的路，面对着太阳终日奔逃。

她想到契亚拉，好像自己也在沿着她母亲的脚步行走，艰难地、一步一步地向前。她总是问自己，契亚拉会怎么想，契亚拉会怎么做——也许契亚拉更善于和人打交道，也许契亚拉能做的更好——但她的行动永远比脑子提前了一步。克莱蒙汀想，我不能停下来，要不然一切都会回到从前。

某一天她在车站跳上车前透过玻璃看自己的脸，影子的肩膀很薄，甚至能透过衣服看到突出的骨节，长长的头发被小心翼翼地编成麻花辫盘在脑袋后面，蓝色的眼睛里燃着不息的烈火。听着他们的故事长大——莫莉·马奎尔，尤金·德布斯，比尔·海伍德……克莱蒙汀不会想到她的名字在不远的未来会和他们并列在一起。

不久前的某一次集会上，海伦·凯勒握着她的手说，“我知道你是谁。”

克莱蒙汀腼腆地笑了，“可我才说了第一句话。”

“我能摸出来。”海伦说，她枯萎的眼睛盛着星空，“我只是眼睛看不见，但我还有感觉。它能告诉我你的工作和生活。”

酒馆里的人开始跳舞。其中一个长着棕色鬈发的男人走到安灼拉面前问，“纽约来的漂亮姑娘，我可以邀请你跳舞吗？”

“假如我不是一个来自纽约的漂亮姑娘呢？”克莱蒙汀反问。

他挑了挑眉，“那又怎样？”

“这可不无关紧要。”

“无论你来自何处，”他露出一个自认为充满魅力的笑，“我相信你的舞姿和你一样美丽。”

“抱歉。”她说，“假如你真的想和我跳舞，你不该这么邀请我。”

“我只想和你共享一段美好时光。”

“你把这当作美好时光吗？你不过是我当作一个随意取用的花瓶而已。”

克莱蒙汀用胳膊挡住他右手的瞬间，对方的左手落在了她的脸颊上。她顺势从对方的胳膊下钻过去，用手肘在他腰上狠狠撞了一下。他吃痛地叫了一声，手还紧紧把她的头发往后扯。安灼拉觉得自己的脸一定肿了，不小心撞到桌角的额头也在流血，但她还是试图用脚向后踢，直到她感受到对方的力气逐渐松懈，直到他的手从她头发上松下来。

头晕目眩之间，克莱蒙汀跌入一个怀抱里，伊丽莎白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她拼命睁开眼睛向前看，他被一个姑娘拉着，是……

“契亚拉。”他说，双手被缚在身后，“你就是被这群盎格鲁-撒克逊女人煽动起来的吗？”

契亚拉拦在克莱蒙汀身前，克莱蒙汀看不清她的神情。

“卡洛斯，你想说什么。”

“我在说话，女人。”男人——卡洛斯——不耐地打断了契亚拉的话，“让我说。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和这些来抢工作的外国佬搞在一起，我们在矿上、在铁路工作的时候，就是他们抢走了我们的工作，而你和他的老婆们比你和我还要亲密。”

“所以你依然觉得是他们抢走了你的工作吗？契亚拉问。

“住嘴，你一点体面也没有。”卡洛斯说。

“你就期待这个吗？期待我丢掉体面好增长你的体面？”契亚拉走到他面前，“卡洛斯，你是不是觉得非得有人比你低一等，你才会高兴呢？”

“你成天想着让我工作，而你自己呢？你只在家里等着我给你每个月的账单，偶尔去工厂走两圈——而你甚至无法生出一个孩子！”

契亚拉转过头来，她有眼袋，手臂浮肿，手指微微痉挛。

“她在分娩的时候，我们在打桥牌的地方找到了你。”伊丽莎白放开捏着克莱蒙汀肩膀的手，“她的孩子是个死胎，因为她的工作让她吸入了太多有毒的蒸汽。此外，她还要整理家务、洗衣服和做饭。如果不这样做，谁来照顾你呢？”

“我也一样。”一个声音从人群里传出来，“我的雇主告诉我这个孩子可以被很安全地生下来，他说我什么也不用担心……但是他的老婆发现了，她把椅子扔在我的肚子上。我什么也不剩下了，尽管我本来就一无所有。”

“还有我！我的腿都已经不听使唤了，他们还让我工作。我生产前的每一天都好疼，手和腰都是疼的，但是我不能停下来。如果我停下来了，谁来给家里做饭呢？工厂主还说，如果不是我和男人睡在一块，我根本就不会怀孕。”另一个带着哭腔的声音说，“可我根本没有选择呀……”

克莱蒙汀挣开伊丽莎白的朝契亚拉走去，每一步都越过她过去以为永远无法跨越的隔阂，每一步都在经历无数种她可能经历的生活。温斯洛普先生和卡洛斯的幻影花十倍的力气拽着她们，阻止她们抓住彼此的手指，把她们往相反的方向推开，要把所有的眼泪和哭喊都推进无底的深渊里去。可她们还是下定决心站在一起了。

风云专访

JOSEPH HEARN

文 | Renee 徐希言



2023年的初秋，HFI迎来了一个新面孔。这名拥有标准“美国式”笑容的男子一丝不苟地穿着衬衫，西裤与皮鞋，随机出现在校园里的各个角落。他有时进入同学们的课堂，在一对一仔细审查校服穿着情况后，留下一句Have a nice day潇洒走去；有时牵着一只笑得灿烂的大金毛在草坪前游荡，幸运的时候他会把这个与金毛Tang单独相处的机会送给一些不穿校服的同学；有时又会在午饭时间跑到后门的小馆，与学生一起品尝“第二饭堂”的美味。

这份独特的“新鲜感”给每一位HFI学生都留下了深刻印象。三楼，被玻璃门隔绝的校长室中，新学期再次走向同学们的是一位完全不一样的人物——Joseph Hearn。

教育

Joseph出生于一个具有教育背景的家庭。他的父亲与表亲都从事教育工作，其中父亲是一名法学院的教授，所以他从小到大都非常习惯于体会“老师”在成长过程中所扮演角色。在进入大学后，教师的职业自然地继续在他身上留下影子。Joseph在奥克兰州立大学和阿肯色州立大学分别获得了不同教育领域的学位，主要是教授高中历史和高中英语。

值得一提的是，攻读特殊教育硕士学位也是Joseph教育之旅的途径点之一。特殊教育，实际上是针对那些有轻微精神问题的人，其中大部分有学习障碍，原因可能是多动症或遭受过意外事故。这无疑是一个鲜少有人了解的专业，大部分人在平时生活中都被与那些接受“特殊教育”的学生隔绝开来。

没有一段经历是无意义的，Joseph的身上这些关于“教育”的关键词，无论是家庭中的耳濡目染，还是对于不同领域的全面了解，都使他成为了一个成功的教育工作者，带领他走向了属于自己的人生之路。但不可否认，有时看似固定且清晰明了的人生走向，会在某一瞬间因个体身上某个未被注意的因素，把他引向了充满着未知与随机的崭新起点。

“I was contacted. And so that's why I came over to China.”

因为收到了联系，在2016年，Joseph来到了中国。中国对Joseph来说并不是完全陌生。他的祖父母拥有几家公司，从80年代和90年代就开始在中国做生意。因此，他的孩童时期与中国小孩深度接触过，所谓“grew up with Chinese people”，邀请中国小孩来家里吃晚饭之类的，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事。这也许就在机缘巧合中翻开了Joseph与中国故事的第一页。

来中国后，Joseph在不同的学校工作，从教书到负责部门之类的事情。他第一次体验到“China Style”的地方，是几乎具有典型代表性的，人人耳熟能详的一所中国学校——衡水中学。

Joseph说，衡水中学国际部的生源就像HFI的一样，学生一样的聪明刻苦。但是，学校的教学理念十分不同。衡水中学是具有中式教育背景的学校，非常严格的军事化管理是中国教育界业内的典范，且国际部与本部的管理制度是高度

统一的。而西方理念影响下的教学和教育方式则是HFI的代名词。在这两种理念对比下走向我们的Joseph强调，教育者一直都为学生做最好的事情，所以没有错误的教育理念，只是什么更适合学生。

也许把孩子送入衡水中学国际部的家长认为，有些学生需要有这种日程结构，他们需要去上课，更多的上课，作业，跑步，更多的跑步，这是衡水的风格。而HFI学生则更悠闲一些，有时间参与更多的社团活动，做个人的研究。

后来，Joseph又去了北京一所知名的国际学校。衡水国际部是A-Level体系，北京的学校是IB体系，而HFI是AP体系的。对比来看，Joseph承认他更喜欢AP体系。与其他相比，AP的学生有更多次修改自己“错误”的机会，可以弥补自己在学习上犯下的过错。当然，“Every system has things that every student can be good at. Just the student needs to find what the system is.”





在HFI

“Then now I found my way here at HFI.”

在北京国际学校任教时，Joseph同样也是作为一个Manager工作。不同于在第一线工作的老师，管理者不可能去参与每一节课堂。因此，他认为自己需要一个非常值得信任的团队并且给予他们足够的相信，相信老师们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正确的，能够遵循正确设置的课程，及时给学生们纠正他们成功所需的能力和知识。

而在HFI，Joseph是学术校长，同时也是教授y9的英语课程的老师。这是一个趣味性与挑战性兼具的角色。作为老师，Joseph享受随时开放办公时间，坐下与学生交谈的感觉。在这种互动中，他可以收到许多来自学生的直接教学反馈，更好地了解学生。

最重要的，他可以天天见到学生，是在这完整的学年里，而不是仅仅偶尔地走向办公室的那一张沙发，

“So, I’m gonna eventually get to see these guys go all the way through. And I think that’ll be really cool.”

作为新的学术校长，一个崭新宏观的管理者，Joseph承认他正在慢慢适应所谓的“HFI Style”。Joseph充分尊重在Sheldon独特的管理哲学下建立的HFI系统，因为长时间的实践证明这是合理有效，代表HFI严谨学术风格的管理系统。如果因为Joseph的到来HFI就要改变这一切，这对整个学校来说是很不公平的。因此，Joseph与HFI交手的过程，实际上是在保持原有的良好体系上，注入属于这个“美国式”校长独特新活力的过程。

“Change everything so radical and make it not HFI. HFI is HFI. It’s not Jo’s HFI. It is you guys’ HFI.”

从管理者角度来看，HFI的管理结构是一个金字塔模型，但最高层不是一个独裁者，而是一个协商的委员会。Joseph喜欢HFI的管理方式，是因为他能听到每个人的声音，不光是因为委员会做出决定是由一众投票决定，更重要的是，做出决定的本质过程是“自下而上”的。当学生与老师问题时，学生会去找老师，找校长。接着老师和其他管理人员会与Joseph见面，最后会进行一个学术委员会的大型会议。这是一个正确的链条，在需要时可以做出正确的决定。

“声音”在多个角度都扮演了重要角色。Joseph认为HFI之所以如此伟大，是因为学生所建立的社区。每个学生不是只呆在自己的小房间里，而是总站在更广阔的平台交流与联结，发出自己的声音。例如，在社团里，Y12的学生会与Y9的学生交流想法，讨论如何打造好一个“八边形”社团。

这看起来是一场在各个方面跨度都非常大的对话，但在这里，学生就是需要这种携手共同打造“联合体”的意识，像一名合格的世界公民一样参与和承担，包容和发展。同时，老师之间也是形成如此紧密相连的关系。因此，Joseph感觉到HFI不像是一座简单的学校，更像是一个社区和一个家庭，因为每个人都有权利表达与聆听。

在工作过程中，目前为止Joseph所遇到的最大挑战之一是日程安排，巨大的工作量让他还无法迅速适应。在Sheldon七月短暂的速成班辅导下，做到完美的过渡，以及把日程安排到所有人都满意仍然是件难事。Joseph说，他要感谢Ford, Daniel等人，是这个团队帮助了他很多。与他们的合作过程像一堆维恩图的圆圈，工作内容有交叉的合作部分，也有独立的个人部分，是一种非常“团队”的工作方式，其中没有任何分歧或争吵。



关于Joseph反复发送并撤回的电子邮件，是在Joseph在适应“HFI Style”中一个值得谈论的话题。电子邮件一旦被发送，几乎所有HFI的学生都会迅速查看，并认定其为准确的官方信息，毕竟是由校长名义发送的。Joseph认为，这种“迅速的确认”是他还不是非常习惯的“亚洲方式”，很显然这导致他搞砸了。在此之后，Joseph逐渐明白，他该“more double checking, triple checking”。

过去，美国式的行为方式使他习惯于“go-fix-go”的风格，即做出决定后，如果有接收到新的信息或发现错误，可以撤回再反复不断修改。而Sheldon的行事风格，与HFI学生习惯的风格一致，是在做出行动前先不断的检查与修正。Joseph承认，他必须向后者的行事方式学习，并且理解。

“Our styles, I think again, the American and British, you guys probably were expecting me to be more quiet and reserve just like Sheldon was. Whereas I’ m very much talkative. I’ ll go be your best friend.”

Joseph初到广州是2月到3月左右，他像一个普通人一样走入HFI。如今，他作为HFI的学术校长接受Voice的采访。或许，充斥着随机性的人生给予了他独特的乐观与幽默感。年幼的Joseph会因为对摔跤运动的热爱从小镇走向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地方上大学，毕业后会因为仅仅收到联系就来到远隔半个地球的中国。多样的人生旅程中，长期的寻找与探索让Joseph的生活成为永远没有休止符的欢乐交响曲，无疑是HFI校长室内又一个有趣鲜活的灵魂。

“What’ s great is actually teaching you life skills and how to be a better human being and doing what makes you to be happy, right?”

Joseph的教育理念，在于在成长中寻找快乐。

采访 | 苏心乔 Mia
钟彦慷 Kenneth
撰稿 | 苏心乔 Mia

Music & Drama Teacher

Charlie Gong

悠扬琴声在二楼走廊回荡。推开 207 的大门，我们看见沉醉于黑白琴键间的她——Charlie 是今年新加入 HFI 的 drama 和 music 老师。接受采访的时候，她刚刚和同学们排练完国际日的演出。

每每说起音乐，Charlie 总有讲不完的故事。Charlie 对音乐的热爱起源于早年学习钢琴的经历。她从三岁起学习钢琴，其后在星海音乐附中继续深造。“但我身材较小，手也小。”

认识到自己在钢琴弹奏的瓶颈之后，Charlie 临时转为学习女中音，并在只练习了三个月的情况下顺利被大学美声专业录取。后来在新加坡求学的过程中，她结识了一位假声男高音的声乐老师。“他的声部非常特别。他唱的作品大多数都是巴洛克时期的，这让我接触到了很多早期的音乐。”

她紧接着饶有兴趣地为我们讲述了假声男高音背后的故事：巴洛克时期的唱诗班不允许女性进入，为了保留高声部，人们会对男童进行特殊的手术。尽管现在人们不再进行这种手术，但假声男高音这一特殊的声部也流传至今。



对古典音乐的热爱促使她在本科最后一年前往一个古典音乐气息和氛围更加浓厚的城市，伦敦。“在那里，我遇到了我最后一位声乐老师，他给了我很多启发，让我接触到了除巴洛克时期以外的浪漫时期和古典时期的音乐，并给我提供了很多表演机会。”

毕业之后，Charlie 也一直从事着音乐相关的工作，并致力于宣传中国的传统音乐文化。“在伦敦我加入了一家中国的教育公司，这家公司主要为在伦敦的中国家庭的儿童提供中文、数学、书法、绘画和音乐的教学。每逢中国传统节日，我们都会在伦敦的唐人街演出节目，比如唐装展示和新年音乐会。”回国之后，Charlie 依然在音乐领域继续深耕。她加入了一家音乐剧公司，负责研发课程和大型音乐剧的彩排。

从钢琴、女中音到女高音，从广州、新加坡到伦敦，Charlie 的人生总是充满了变化与机遇。她坦言，异国生活中琐碎的大小事情令她感到十分受挫。但在外界的纷杂和挑战中，始终不变的是她对于内心理想的坚持。每当感到迷茫或者困惑的时候，她都会从古典音乐中汲取能量：“一个人需要有很多智慧和积累，才能听懂古典乐。其实它跟生活和历史都是融为一体的。古典音乐不仅具有逻辑性和音乐性，更具有很高的历史性。”

对于音乐，Charlie 有自己的见解。在日常生活中，她不局限于自身专业的音乐，还喜欢从流行音乐中汲取灵感。但被问及音乐推荐时，她还是回到了自己热爱的古典音乐：“很多人对于古典音乐的第一印象是很‘朦胧’，难以明白这门艺术。也有很多人听起来觉得这个音乐很美，但是并不懂得这个音乐叫什么名字，或者这个作曲家做的曲子有什么特点。不过古典乐之所以能流传这么多年，始终有它的道理。学习和鉴赏古典音乐，也是在了解历史和哲学。”

来到 HFI 之后，她被这里多元且创新的氛围所深深吸引。“HFI 的学生想法非常地成熟和 creative，也更加细腻一点。”与此同时，她鼓励学生们在课堂上做真实的自己，大胆地表达自己个人的想法和情绪。

“这里的学生学术上已经很优秀，我希望在这里给他们敞开自我舒展个性的平台，还有做真实的自己，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Charlie 笑着说。



AP European &
US History Teacher

Nicholas Waldrop



采访 | 苏心乔 Mia 徐希言 Renee
撰稿 | 旷天岳 Tommy
责编 | 黄韵源 Betty

从家门口的社区学院
到阿巴拉契亚山脉中的州立学府
再到爱荷华的研究生院
Nick 读了 7 年历史

“历史无用论”的声量在他成长的耳中逐年可见地增大，但 Nick 从小就清晰地知道自己的兴趣在于此 — 尽管自己也不能具体解释其中的原因。“I just always thought it was really fascinating. My grandpa would tell me stories all the time. That was kind of cool.” 他幸运地成为了因为对学科本身内容的兴趣而深造于其中的一份子；但哪怕退一万步说，Nick 也觉得当代的历史学有其功利的意义存在。重逻辑的论证，批判性的思考，深层次的阅读和写作能力，都是历史学科必然随之带来的价值，在各行各业中都有不可取代的用武之地。

中学时代，Nick 曾尝试对不同的职业和人生路径的探索，在 Wendy’s 做过汉堡，也在租车行洗过车；收入不高，但现在回想起来也是他觉得“最喜欢”的职业之列中：借职务之便，他可以获得不少新车试驾的机会。硕士毕业之后来中国教历史本来只是读博之前的暂时安排，因为当时的他想通过教学的实践来尝试自己究竟是否适合在学术领域深耕。

不过事实的发展并没有给这个世界带来一位“翁博士”。自研究生时代做助教算起，2023 年已经是他开始历史教学的第十年。

在这背后，“个人的命运”当然重要，但“历史的行程”更应考虑。作为一个历史老师，Nick 曾亲自感受历史进行时迎面而来的感觉。

他的学术兴趣是环境史。这个七十年代才成型的新兴史学研究领域的课题有很多广泛的跨学科话题，但他独爱一个大宝贝 — 原子弹。远在美国的研究生时代，上世纪 50 年代中宏大的、国际博弈的阻力下一个又一个原子科学家无法回到大洋彼岸的故事，就在他脑中留下深刻印象。“About 6,000 or so just normal students who kind of had to spend a lot of years in America, so that half of them actually ended up staying in America by the mid 1950s ... quite a few return to Taiwan (instead).” 他同样熟悉很多那个年代“人定胜天”的宏大叙事。

“They would do these huge projects where they would try to dam up rivers and do flood control to protect villages, as a way to convince Chinese peasants that they were a good government.” 人的命运是个体意志与历史潮流相互影响的结果。



十几年后的 2022 年，Nick 和他在中国相识的爱人生活在南京远郊的江宁，“偏安一隅”。作为一个中学历史兼英语外教老师，他的生活本来只是柴米油盐酱醋 — 直到有些人以宏大的目标为名，剥夺了这最基本的生活和自由。

“So I think that certainly had some influence on my kind of dislike for Nanjing...” 他本对这个六朝古都也无特别之感，但是生活在南京的大多数时间都以被迫这样的方式度过，离开就似乎成为了一种正常的反应；如某些人所说，更是一种消极的反抗。

一个历史老师的生活，何尝又不是一段又一段课本上宏大叙事的缩影？

华南两个一线城市都成了他下一步考虑的目标。但和 HFI 的面试就让他果断决定了来到这里。“It's certainly much more professional...I think that's one reason I like this job so much is they expect me to teach you, just like I would teach an American high school student not to create fake grades.” 事业上令他首要高兴的，是能够来到一所在这个国际教育行业里满足相对“高标准”的学校。同时任教 AP 欧洲历史和美国历史，他十分欣赏身边充满了优秀的同事和优秀的学生（虽然有些人在他的课上不太爱穿校服。包括笔者。）

学生们都知道他的中文名叫“翁立”——“孤舟蓑笠翁”。在 HFI，Nick 是大家眼中典型的早睡早起模范。他每天晚饭过后就消失在微信群中，早晨五点起身锻炼，坚挺地活跃在每一个学生的微信步数榜首附近。他像“老广”一样，热爱广州的美食，还把亚洲沙示视作是自己最喜欢的饮料（虽然他老婆说尝起来像是牙膏）。

"Elaborate!"

Nick 现在所任教的两门历史都是充满难度的文科课程，包含极大的信息量。不停地记录、复习是他认为同学们必须要养成的习惯。“The biggest kind of best advice I can give is to do that to frequently go back and then review your notes.” 在人生的命题上，却没有如此“靠谱”的土方法可循——解决方案因人而异。但是面对自己两门课三个班上不少十分聪明却或许又有些迷茫的同学，Nick 仍坚定地认为，寻找自己感兴趣的事业才是亘古不变的药方。

“So when you're looking and thinking about your future, I think it's important to take a good, honest assessment of yourself and other things that you like in your interests, try to align with those as best as you can.”

历史有其不断回响的韵律，学习历史是如此，人生更是如此。

"It's on your timeline!"

声影追踪



文 | Rosa 李雨茗 Betty 黄韵源

一碗卤肉饭的 十二年



在每个华附国际部放学的中午，总有一大群同学涌向一个固定的目的地：后门转角处的台湾卤肉饭店。一个上下两层一起 25 平米的小店，为国际部和本部的学生提供了无法拒绝的饭堂之外的美味，数年间一直被称为“第二食堂”，其人气在一届届学生当中始终不断。2023 年春季学期，VOICE 决定在“声影追踪”系列专访中采访台湾卤肉饭店的老板娘李女士，探寻我们每日光顾的美味背后，有着怎样独特的人生与故事。

这是 VOICE 的记者第三次带着采访资料来到卤肉饭店——老板娘平日里非常忙，协调出一个大家都能坐下来慢慢聊天的下午十分不易。老板娘边交待员工店里的家务，边热情地招待我们。一碗台湾黑糖挫冰摆上之后，这场熟悉又难得的专访开始了。



卤肉饭店地址：多点心台菜馆，五山路地铁三号线华师站 E 出口南行 20 米

“第二食堂”的来处

老板娘姓李，来自台湾桃园，1959 年生人，虚岁 65。刚来大陆时，有台湾人在对面的曜一城办了一个台湾美食广场，但未达预期——“当时没有几家在做真正的台湾的吃的”。于是，台商协会邀请她加入——“去挺一下”，她便有了一家“很小很小的炸鸡店”。然而，美食广场不到半年便告停业，商家纷纷离开，老板娘一行人自己撑起了一千多平方的店面，生意火爆。后来曜一城面临改造，老板娘从一位香港老板那里接下了如今的店面。

台湾卤肉饭店一直被称为华附国际部的第二食堂，“国际部——好多国际部的都喜欢过来哎！”老板娘向我们展示 2017 年某天活动的照片，画面中，国际部的学生和回来的毕业生挤满了小店，排队甚至排到了站台。“你们的师兄，出国七年了现在在读硕士……”“你看他们现在……基本上都大学毕业喽”说起国际部的许多学生，老板娘都有一种老朋友般的亲切感。

前些日子，由于房东败诉，总电闸被拉停，附近的店铺全部停电，许多店铺都关门并被贴上了封条。老板娘并不想苦心经营多年的店被人误传倒闭，“再辛苦我们都要做，要忍耐一下”。

前些日子，由于房东败诉，总电闸被拉停，附近的店铺全部停电，许多店铺都关门并被贴上了封条。老板娘并不想苦心经营多年的店被人误传倒闭，“再辛苦我们都要做，要忍耐一下”。31 个完全没有电的日子，小店在一片漆黑中保持了正常运营，老板娘毫不犹豫地用了“熬”字来形容那段日子。令人欣慰的是，停电并没有影响到老顾客的纷至沓来，“人家都说啦，你们在这里做了 12 年到今天，现在越黑人家越要进去……”说罢，她露出一个孩子般的笑容。

这家卤肉饭，为何不一般

老板娘的店起初专门做炸鸡，但后来意识到炸鸡的单一经营无法带来营业额的提升，发现要“搭饭搭面进去才可以”。卤肉饭无疑是其中最受欢迎的，“超多人喜欢吃，一天最少三百碗”。店里的卤肉饭遵循“古早的”传统做法，其出品之正宗甚至吸引了很多台湾老乡前来光顾。

提到出品“好吃”的标准，老板娘说，食材很重要，且做法和程序一定要照标准来。有些店家在制作时只会求个大概，甚至有些会使用预制的包装成品——“一大袋卤肉放在微波炉里叮一下，然后拿来剪开淋肉放在微波炉里叮一下，然后拿来剪开淋上去的，都有。”

“但那个吃起来不一样。”

“一开始吃会觉得还可以，但是如果连续吃三天就会想吐——那个包装的味道不一样，跟我们每天现做的味道不一样。回头客的生意怎么能用那种小包装的东西来糊弄的。”

店里的卤肉是每天现宰，“送到厨房都还是温热的，跟冷冻的肉做出来比，香味都不一样。”

广州有众多做“台湾卤肉饭”的店家，所有店家，老板娘都会去品尝。她会辨别出品优劣，也会分析不同店家各自的出品特点，“台湾卤肉饭有好多种做法嘞，南部有南部的口味，北部有北部的口味，我们是北部的口味，我们是有甜——可是不是那么甜，我们的卤肉要很粘稠。有些其他做的会很水，很水的话往饭上一浇，肉在上面然后汁全跑到底下去了，就是汤汤水水的，做法不一样…”

对于自己小店的出品，老板娘十分苛刻且自豪：“你看我们的出品够新颖，跟外面不一样，又是台湾特色…像鸡排，鸡排哪家都做不赢我们嘞！”她说道，有些店的出品“如果嘴很挑的话，一吃就吃得出来是不是好吃”。

聊到被记者暗访曝光的种种餐饮乱象，“好可怕，”老板娘说，“做餐饮就是良心置业，一定要有那个餐饮的概念才能做的。”

12 余年，从附近的学生，到如今通过互联网平台看到这家店，在周末携家带眷来一尝美味的，大家对卤肉饭店的评价，从未离开过“好吃”“正宗”二词。



小店之外

老板娘平时喜欢在店附近绕圈走，“年纪大啦，走路是骨头磨骨头，五六千步足够了，再多是不允许的。”她走一圈来回400多步，在附近走五六圈便有几千步。老板娘的家里供奉着观音菩萨像，但她说：“我应该算道教。”她两三天便会换一次敬神的水果，并与家人合掌膜拜。她相信，菩萨的确在冥冥之中保佑她们：“感觉都会大事化小。”

某次停电，用一个大高压锅煲汤时，安全用了十多年的高压锅突然毫无征兆地全部爆裂开，幸好她和其他三名员工当时都未在厨房范围内。

老板娘说道，不要做坏事，好事多做一点，“我们没能力做大嘛，就是小事，比如带个猫粮出去走一走救助流浪猫之类。”老板娘在华师附近领养了许多猫回家，如今家中有7只。她眉飞色舞地向我们描述在家中与猫的互动——上下两层的笼子，两只窝在一起取暖的、点着灯泡在冬天酣睡的小猫，它们一听到摇猫粮的声响便乖巧地跑进二楼……



“我们这里好吃吗？”

“好吃！太好吃了！”

“你们都说我们这里是你们的第二饭堂对吧”

“哪里！是第一饭堂啊！”

这是老板娘津津乐道的，她与国际部学生的经典对话。她说，十几年间华师一带的变化并不大，附近大多为白领和学生，“秩序很好，大家都很有自觉”，与二十年前她曾居住的城中村大不一样。诚然，开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平时周五六日包括下午茶在内的时间店里都非常忙，而且有时候做事的就剩两人，她“忙得真的整个身上都酸死了。”

可是，12年来，在这个25平米，比所有学生年龄都大的小店中，美味、乐趣与回忆，显然占了上风。





My Journey of Exploration

Alina 潘樾
HFI '23 | JHU '27
文 | Mia 苏心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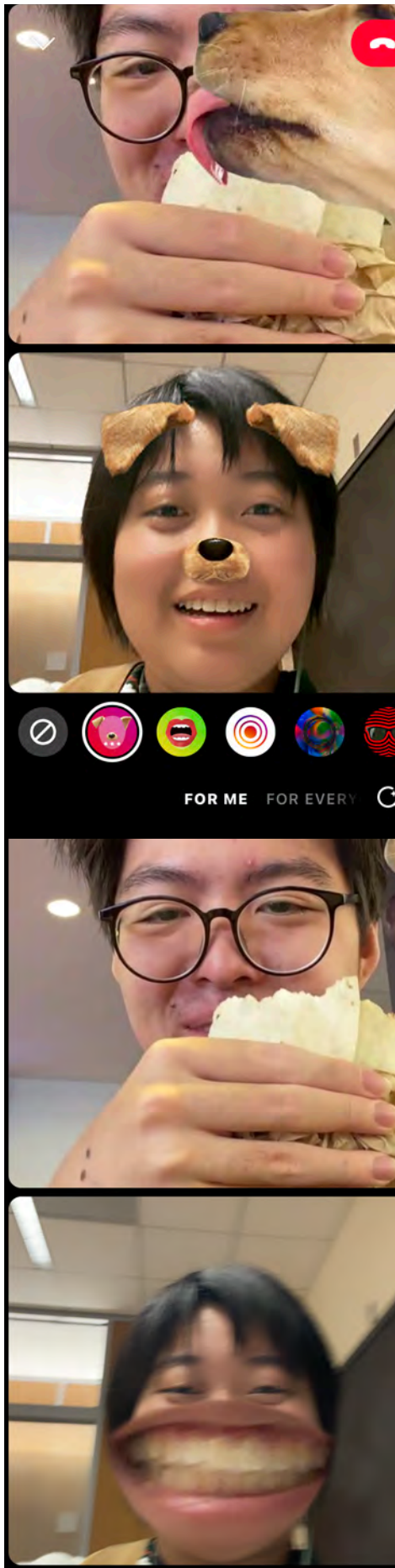
来到 JHU 后，Alina 继续在自己热爱的语言学领域深耕。“我刚进来的时候，我就决定一定要修一个跟 linguistics 相关的专业，但是因为我们学校没有 linguistics major，只有 minor，与此同时 linguistics 属于 cognitive science 部门，所以我最后选择主修 cognitive science”。

在这一选择的背后，是无数探索和试错的经历。大一这一年，Alina 对脑神经科学产生了浓厚兴趣。为此，她上了一门认知科学和神经科学的交叉课程，然而这门课反而坚定了她学习认知科学的决心：“neuro 更像是大脑的 hardware，不过我还是对认知科学这种 software 更感兴趣”。

在不少人的眼里，试错是一个浪费时间的过程，其高昂的沉没成本令人望而却退。但 Alina 并不这么认为：“比如说我上历史课，可能我上完我并不喜欢历史，但能在课里面学到一些东西，这就对我来说就足够了，同时我也换了一些 humanities 的学分”，在课程中收获的人文素养和广阔眼界，反而能够有力地支持日后的学术和职业探索，“毕竟技多不压身嘛哈哈”。

与此同时，她 double 了 CS 专业。当笔者打趣说中国留学生的归宿都是转码时，她坦言这一决定有就业的考虑。如果说认知科学的理论较为抽象，那么 CS 则能带给 Alina 傍身的本领，这在未来寻找实习和走 pre-professional 道路都能起到作用。更重要的是，CS 技能能够作为一项工具为她的兴趣服务，帮助她深入认知科学的研究，“现在基本上所有领域都和 digitalization 有关。”

在这里，不少同学从小学起就开始学习计算机，到高中时已经能独立开展 research，到本科阶段甚至已经能够为国内一流大学工作，所幸之前的计算机基础让 Alina 在 JHU 这一知名的“卷王”学校不至于感到力不从心，但她身边依然有不少人感到迷茫：“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意识到自己在干什么，就是知道方向是什么，或者说知道自己要往什么方向探索，然后可能知道自己目前当下应该做什么事情，这种情况下就比较容易找到一个目标，因为如果说没有办法找到目标，然后整个人比较迷茫的话，可能就会被环境带着走。”



在正式确认专业之前，Alina 花了很多时间去思考自己真正需要什么。她见过太多人盲目听从父母的建议，或是仅凭毕业起薪就仓促做了决定，最后到了某个阶段后对自己的专业无比厌烦。Alina 认为，兴趣始终是选择专业时最重要的因素：“你不一定非常地有 talent，但是如果你愿意在上面花很多时间，并且你愿意跟很多这个方面相关交流，比如说你愿意跟 professor 聊一个多小时，那就可能说明你对它是有兴趣的，你可以进一步地去探索这个东西。你在讨论你感兴趣的东西的时候，你的眼里会有光。”

不能人云亦云，看到别人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是 Alina 在大学学到的重要一课。

即便如此，她也有过焦虑迷茫的时刻。大一这年她修满了 17 个学分的上限，为了尽快把自己并不感兴趣的数学课上完，她还选择了一门大二级别的高阶数学课。这门课把两节课的内容压缩成一节课，涵盖了微分方程和线性代数的大部分内容。Alina 坦言，这门课程给她带来了不少压力：“有时候一套 problem set 有十几道题，然后答案光写下来可能十五六页，因为他有很多 proof，所以你要证明的话你要写很多东西，写起来很痛苦。”和她一起上这门课的同学里，不少人已经有坚实的数学基础，有些同学已经在社区大学 dual enrollment 里学过相关内容，还有一部分同学是数学专业，这让刚从 HFI 毕业的 Alina 十分不适应。所幸她最后找到了自己的步调：“后来随着时间慢慢适应了这个课的 workload，一周写十几个小时作业也习惯了就好，最后考得也还不错，虽然说这个过程当中就经历了很多 UPS and downs，但是反正最后上都上完了。”

而对于自己当下的安排，Alina 认为自己还在不断探索的阶段。去年她加入了 neuro honors society，一个脑神经科学兴趣小组，在这里她不仅遇到了志同道合的伙伴，更和医学院的 PhD 及教授建立起了联系。一次 info session 里，她偶然了解到一个用神经科学治疗失语症的课题小组 (which perfectly combines her interest of neuro science, cognitive science, and linguistics)。当天晚上，她马上发邮件联系负责该项目的教授，得到回复后即乘车前往医学院和教授见面，最后顺利加入 lab。“首先是心态，其次是行动力”，不像高中，在大学没有升学指导会告诉学生要在什么时间做什么事情，大部分资源都要靠自己争取，“其实只要你主动了，其实一般是找得到的。”

专业之外，Alina 也在大学阶段继续深入探索自己对于拉美文化的兴趣。高中起 Alina 便自学西班牙语，还在 AP Spanish 中取得了 4 分的好成绩。来到 JHU 后，Alina 选了一门从经济、环境、政治、历史等角度分析拉美地区社会时事的课程，虽然课程内容比较浅显，但是她依然收获不少。她还加入了学校里的拉美文化社团，平日里积极参与文化节和美食节等活动，在和背景多元的同学们互动时对拉美文化也有了更深的认识。“在大学里你要想了解一个文化，它总都是有机会的，只是取决于你是不是愿意去 reach out。”

Alina 本来计划去秘鲁进行交换，但在综合考虑过专业课学习和项目费用后暂时搁置了这个打算。但她有意在大二那年前往西班牙或者意大利交换，在当地大学选课就读，不仅可以沉浸式体验当地文化，更重要的是，可以兑换学分以免延迟毕业。“到大学来后有很多因素需要考虑”，因此，Alina 认为做好短期的规划十分有必要，但长期目标可以在探索的过程中不断调整。



“
但行好事
莫問前程
”

然而规划不代表一成不变和死板单调，Alina 很注重通过提前安排来平衡学业和娱乐。在巴尔的摩的一年时间里，她利用周末时间，几乎尝遍了学校周围好吃的餐馆。拉面、中餐、印度菜、韩国烤肉……提起美食，她脸上多了几分幸福的笑容。她和我们分享，采访的前一天晚上她刚和朋友前往 DC 品尝了一家米其林级别的老挝菜，结果因为上菜太慢，差点没有赶上回巴尔的摩的火车。这个春假，她花了大部分时间在宿舍里休息和打音游。“人活着不就是为了吃饭睡觉打游戏”，她笑着说，“娱乐时间都是挤出来的，只要想有肯定会有，没有人能阻止我娱乐。”

回看 HFI 高中三年生活，Alina 强调了去 office hour 带来的帮助。在她的眼里，去 office hour 并不一定要讨论多么高深的学术议题，哪怕只是单纯聊聊天也是有益处的。如今她经常在 office hour 和教授分享自己这一周学习的感受以及学习上遇到的困难，在这一过程中也对当周学习的内容有了新的理解。

除此之外，她提醒学弟学妹们重视理科学习，由于高中的理科课程难度偏简单，到大学后可能难以适应，因此适当的拓展学习是极为必要的。

对于大学申请，她始终坚持兴趣和探索是第一位的：“很多人在高中的时候会感受到一种特别 toxic 的氛围，觉得说我上到什么所谓 level 的大学很重要。但说到底，到大学之后还是要你这个专业开设什么样的课，是不是你感兴趣的，里面的 professor 都做什么方向，然后去看他们 department 的配置，或者去 Google scholar 搜这些 professor 论文都写什么主题的。因为你到了大学之后，给你上专业课的人并不是学校的名誉或者排名，而是这些 faculty。”

Alina 认为，即便有些学校在排名方面并没有那么出色，但能提供学生感兴趣的课程便足够了：“真正的需要担心的问题是我要怎么样去探索我的兴趣，然后我怎么样去 reach out，因为我觉得一个正常的大学基本上都会有非常全面的资源，它是绝对足够支撑本科生的学习的。”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不要太担心自己未来会变成啥样，就关注好当下的东西，然后更去 explore，我觉得比较重要。”

时下精彩



文 | Mia 李思蔚

影评：

*HBO*电视剧

《我的天才女友》

夏日的那不勒斯，倦怠的热浪懒洋洋地从海上一路席卷到陆上的小镇。旧城区里，两个衣裳破旧的小姑娘手挽着手，奔跑着向波光粼粼的码头前进。阳光洒在了两个孩子的头发上，折射出柔和的光泽和缠在头发里的沙土。旧城区的迷蒙与海洋的明亮交织着，就如同她们生长的环境，赤裸、贫穷、痛苦、但又充满着希冀与光明。

这是一个关于两个贫穷女孩的成长故事。二战后的那不勒斯旧城区是贫民窟的大本营，街上到处充斥着血腥、压榨、暴力、还有无穷无尽的黑暗。莉拉和莱农就在这片物质和精神上都贫瘠的土地上逆风生长。性格迥异的莉拉和莱农在上学时成为了彼此最好的朋友：莉拉聪明犀利，思想前卫，敢于向欺凌她的恶霸反抗，似乎拥有无穷的勇气和古灵精怪的创意；乖巧的莱农是大家口中的“好孩子”，成绩优秀，品行温顺，沉默寡言。她们完全是两种人，但对知识的渴求、性格中斗争意识使她们紧紧相连，以及同样的拼命地想冲出旧城区，逃出生天，永远离开愚昧、暴力与混沌。

影片是以莱农的视角叙述展开的，莉拉就是她的“天才女友”。莉拉十分早慧，自己教会了自己拼写读书。在男女校展开口算比赛时，有一幕深深地打动了莱农：“她就像是个女战士，充满了勇气，什么都不能难到她。那一刻，她美极了”。然而，她的天赋并没有让家里人看重，小学毕业后就一直在父亲的鞋店里帮手，16岁就因为家里经济困难，被骗嫁给了富裕的杂货铺老板的儿子斯特凡诺。

但莉拉从来不是一个会对生活低头的姑娘。既然没有办法上学，她就自己去买书自学；她设计出与众不同的鞋子，加上十分有商业头脑，鞋店的生意因此而大大兴隆；她努力地适应目前的生活，并且从未停止学习的脚步，进步甚至比上学的莱农还要快。尽管人渣一般的丈夫，嗜血的家人，恶语相加的众人像鬼魂一样缠住她，它们却不能绊倒她。莉拉自强不息地度过了生活中的风风雨雨，那些挫折与悲伤铸就了一个更强大、更不愿屈服的莉拉·赛鲁罗。

莱农相对而言是一个总是在自我反省的冷静角色。她没有莉拉那么锋芒毕露，却有一种如小草一样的坚韧，和一种沉默、温柔的定力。莱农是大部分人更能共情的角色，她就像我们普通人的影子，经历着平淡的生活，按部就班的读书。莉拉的耀眼是她自卑过的原因。莉拉比她漂亮聪明，自信张扬，而这些都是她所缺少的。于是她效仿莉拉的行为，努力跟上她的脚步，永不懈怠学习，发誓一定要超过莉拉。

她的反省与自卑很好地转化成了努力前进的动力，在求学路上激励着她不断进步，最终成为了老城区的第一个大学生。在她自己的视角中，她总是觉得自己做的不够好：“我的整个生命，只是一场为了提升社会地位的低俗斗争。”殊不知她有着难求的可贵品质，在反思和总结中，她会比莉拉绕更少的弯路，并得到她想要的。

她是两个姑娘中真正实现了脱离老城区，实现阶级跨越的人。她在莉拉眼中，也是“天才女友”。

在最后，我想，自强不息和敢于斗争是两人成长的友谊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尽管是用不同的方式。引用《喀耳刻》中的一句话概括莉拉和莱农：“我拥有别人认为我不该有的欲望、叛逆和力量”。

她们将凶险的黑暗踩在脚下，即使双脚被这些荆棘刺痛，也要仰望星辰，在更广阔的天地中翱翔，勇敢的重塑属于自己的命运。

贫瘠的土地上能开馥郁的玫瑰花，飘落到别处的蒲公英也能扎稳脚跟。





明亮的夜晚—

文 | Renee 徐希言

长夜中点燃隐 隐光辉

《明亮的夜晚》一书为韩国作家崔恩荣所作，中文翻译版本于今年四月出版。这是一本女性主义小说，讲述女性在迷蒙的泪水中闪闪发光的前行之路，走过一段时间跨越长达400年漫漫黑夜。不同时代背景下女性的故事在一张张模糊不清的老照片中被一一拾起。让我们离那些照片再近一点，离“她们”再近一点，直到感受到瘦弱的身躯后摇摆的烛光，触摸到留在鲜血淋淋的双肩上厚重的历史。故事经过反复地交融，一位位“她”的力量被编织成一股股的细绳，一圈一圈缠绕在赠与世界的礼物——爱、温暖与羁绊，点亮了世世代代的长夜。

1. Herstory

关于“她”视角下的历史故事，是本书的主题之一。

“我有一个愿望，想写一写妈妈或祖母，很久以前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女性的故事”这句话代表着作者对于这本书的期望——在“家国天下”的宏大叙事下，寻找与男性同样站立在充斥战争与饥荒的土地上，不为人所知，隐蔽的女性声音。

历史从来不是一件陌生事，人们对韩国社会百年间经历的沧桑巨变——天主教受迫害事件、日本在朝鲜半岛的殖民统治，朝鲜战争等都有所了解，可平民女性在历史洪流中的沉浮却鲜少有人关注。例如，不被记录的，被隐藏的女性的身体经验和感受，尽管每一位女性都清楚地知道这些身体上与“第一性”的差异在她们整个人生中扮演着怎样不可被忽略的角色。我们知道抗美援朝，世界大战会让人们流离失所，逃往远方未知且陌生的异乡，却不知道“消失”的历史细节——这场浩大的逃亡对女性来说是怎样的身体体验，比如步入青春的懵懂少女如何在这过程中面对一次月经初潮。

“那天他们经过旧把拨，往独立门的方向走。祖母感到底裤湿漉漉的，全身都要被冻僵了，去小便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来了初潮。上小学的时候听一些大姐姐说过关于初潮的事，她知道的只有那些，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只好忍着。直到内裤冰凉得实在无法忍受，才告诉了曾祖母。曾祖母一时慌了，随即从行李中找出新的内裤和一些布片递给祖母，并告诉她，如果觉得布片变重了，就换一块。腰疼得好像要断了一样，还非常恶心。祖母离开队伍，在电线杆前面把吃下去的东西都吐了出来。”

作者通过描写身体与心灵上双重的不适与忍耐，自然地描绘出祖母少女时代第一次面对月经的窘迫不安：对生理知识的缺乏了解，直到内裤冰凉得无法忍受才意识到应该向母亲寻求帮助，恶心与腰痛，坚持走到电线杆前才能一股脑地把吃的东西全吐出来。后来，祖母英玉和曾祖母贞善打满一桶水，去到后院，然后从怀里掏出那些有血的布片，用冷水清洗。

刺骨冰冷的水和严冬的酷寒让手甚至失去了知觉，但还是冷得受不了，想着快倒吧，快

洗吧,手疼得快裂开了。然后布片被晾在了后院不显眼的地方,杆子上悬挂着关于英玉的初潮。女性一生中要经历近千次的痛苦历程,或者说对所有少女来说都具有特殊意义的初潮,在祖母英玉不安的漂泊中又是怎样的体验?血淋淋的“布片”,被小心翼翼悬挂试图隐藏的“布片”,所代表的可能对历史来说只是微不足道的东西,却是只需要性别,或同样作为人类就应当能共情的细节——英玉无措与痛苦的“第一次”。

在书中,“herstory”的例子还有很多。关于人类的故事,从不只限于宏观视角下所被歌颂的伟大,每个个体的经历都代表着不同的视角,而没有任何群体的经历应当被忽略。

2. 复杂又切不断的丝线

“曾祖母、祖母、妈妈,还有我,正如过去无数的我组成了现在的我,现在我也能见到过去的无数个我。”

在书中,女性间的羁绊是具有复杂性的。这种混杂着许多因素——也许是个人的情感,对男性的看法,或是社会大环境,导致了女性与女性之间矛盾的情感。

十七岁的曾祖母贞善为了逃难被迫头也不回的离开了家,仿佛只要回头看一眼,就无法离开了。那是她生活了十七年的房子,没留下一丁点美好回忆的房子。但离开那座房子去车站时,短短的一条路就像有一千里,步步沉重,像穿了铅做的鞋。但不走,就活不下去,贞善才十七岁,她无法低头走路,她想唱就唱,想看看这个世界。

于是,贞善将紧紧抓住自己裙子的妈妈的每一根手指都生生掰开,又在异乡得到母亲病重去世十天的消息,十七岁本不该是那样的年纪。贞善的十七岁,充斥着军队的恐惧与暴力,饱受因自己“白丁”身份的歧视,更绝望的是亲眼看到自己的妈妈面临死亡之前的恐惧、愤怒和孤独,和为了保命不得不作出抛弃自己的亲生母亲的抉择。

贞善似乎始终无法抛弃那个年龄的自己,一直带着“她”生活。直到死亡的那一刻,她才变回十七岁的自己。一辈子闭口不言,像行尸走肉般活着的十七岁的贞善,直到最后的时刻才获得自由。在临终前,曾祖母贞善躺在病床上看着微笑,“阿妈,阿妈来了啊?”这样一边说着,一边向祖母英玉伸出双臂。贞善对妈妈的愧疚永远困住了十七岁的自己。

喜子和祖母英玉是在避难时一起生活的“姐妹”。喜子比英玉小三岁,总是跟在英玉后面,“姐姐,姐姐”地叫。后来,喜子考上了本地最好的初中,考上了最好的高中,又一路考上了大学,去往国外留学。

喜子有时会来信,英玉却几乎没有回过信。给喜子写信时,英玉会觉得哪里出了很大的问题。越是对自己诚实,就越难以承受那种心情。之前隐约感受到的那些情感和想法在写信的时候变得越发清晰,而这只会威胁到祖母的日常生活。喜子在来信中对英玉说到,“姑奶奶说自己对姐姐来说已经是过去的人了,过去的人不能一直抓着姐姐的脚不放”。英玉在原地停了很久,结婚,生子,养育儿女,而喜子一直在

往外跑，她聪明，优秀，去往了更广阔的天地，却对英玉说自己是姐姐过去的人。英玉心里对喜子喜爱的情感，在穷苦的院子里共同度过的生活，耳边喜子不断的叽叽喳喳的叫声，一切的有关“喜子”的印象都停留在以前。所以，英玉才是真正喜子“过去的人”吧。她是真心希望喜子好，可眼看着喜子离自己越来越远，内心难免不交织着复杂的悲伤与徘徊，但就算发狠了决心，也无法割裂与喜子之间的情分。

文中值得探索的“关系”还有很多，智妍与母亲的，母亲与祖母的，无一不是像这股复杂又切不断的丝线。

3. 小狗燕麦

在“我”，也就是李智妍，与前夫刚离婚时，朋友智友在电话中将前夫称为“狗崽子”。

智妍提出疑问，为什么大家总用狗来骂人呢？人类为何如此拙劣？为什么非要用践踏弱小者的方式来创造骂人的话呢？小狗总是贴在对自已漠不关心的人的裤脚上摇尾巴，不断地服从与讨好，人反而嘲笑它，鄙视它。智妍当时刚到熙岭，还未走出离婚的阴影，睡眠不好，脱发严重，再加上因为离婚遭人非议，下断言自己就像一个狗崽子。

智妍后来在公寓入口的花坛中偶遇一只眼角发黑的黄狗。对于小狗来说，“你是谁”的问题还未被解决，就被智妍稀里糊涂地取了名叫燕麦。她总是“燕麦啊，燕麦啊”地叫，小狗燕麦是个小淘气跟屁虫，喜欢用嘴叼着那个小小的兔子玩偶，玩得不亦乐乎。每天智妍下班回家按

号码键的时候，它就兴奋地用前爪挠着门。小狗燕麦的存在迅速改变了智妍的日常，她不再害怕待在家里，因为不论早晨起床和下班时都有迎接她的存在。

可小狗燕麦生病了，住进医院小小的房子里。它无法理解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只知道自己被关进了没有窗户的小小隔间，门前铺着喷洒过杀菌剂的垫子，进出病房时要在垫子上擦一下鞋底，门和手环也需要消毒。

当智妍在网上搜索“犬细小病毒呈阳性”，蹦出来的结果只有狗贩商家回答顾客，生病的小狗可以退款或退货，以及诸如此类的内容。好奇怪，明明都是心脏会跳动的鲜活生命，却被像不值钱的货物一样对待。

智妍在小狗燕麦生命的最后，对它说，“再坚持一下吧，听说这个病好了以后还能健健康康地活很久呢。燕麦啊，你见过大海吗？改天我们一起去吧。”连头都抬不起的燕麦没有能躺在它喜欢的方格毯中离开，智妍后悔在它去世前一天晚上为何没将它带回家，原以为是自己救了燕麦，却给它带来了更大的痛苦，只能反反复复，大声地说“对不起，对不起”。

燕麦死的时候，动物医院的医生说，总有一天智妍会再次遇到处于困境的动物，智妍会把想为燕麦做的都转移到它身上。后来，智妍在超市的停车场里捡到蜷缩在角落里的小猫玄米。智妍在遇见燕麦前，对动物没有任何兴趣，更没有想过养动物，是燕麦改变了她。当看着玄米用脸往自己身上蹭，智妍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温暖爱意。

温暖与爱意的羁绊作为贯穿全书的主题，不仅仅限于人与人之间。小狗燕麦这一角色的描绘其实只占了很小的篇幅，网络上现有的书评中很少有人关注到这一“小狗角色”，却展示了一段女性与动物“柔软细腻”的亲密关系。

智妍一开始将自己认定为“狗崽子”，与流浪的小狗一样，不可否认地被归类为弱势群体，自尊可以被随意践踏，不管怎样讨好他人也只会遭到冷嘲热讽。这种情感在与小狗燕麦初识时被激发，智妍本能性地想拯救与自己处在相同悲惨处境的它。在与燕麦心心相惜的生活过程中，智妍感受到了来自小狗的陪伴而产生的归属感与认同感。这份“弱势群体”间的爱的温情是双向的，智妍会想着等燕麦康复带它去看海，盼望它能在舒适喜爱的环境下安详地离开这个世界，如果做不到，智妍会因为这份爱而感到亏欠。

那时的智妍可能也想起了祖母，曾祖母，还有妈妈，与她们一起在大海前玩耍的纯粹快乐，一切痛苦的经历没有使她们成为对世界怀有敌意，愤世嫉俗的人，相反，她们看到了更多事物的苦难，并且选择给予拥抱。与此同时，燕麦也用小爪子将这段回忆编织成毛茸茸的围巾，永远爱着智妍。”

我既是现在的自己，也是三岁时的自己，同时还是十七岁时的自己。我轻易便抛弃了自己，但被我抛弃的自己并没有消失，而是一直留在我的心里。她在等着我，希望得到我的而不是其他人的关心；期望得到我的而不是别人的安慰。我常常闭上眼睛，寻找年幼的姐姐和自己。有时我会牵起她们的手，有时会坐在日落的游乐场的长椅上和她们聊天。我走近在空荡荡的家里准备独自上学的十岁的我、吊在单杠上忍住眼泪的上中学时的我、和伤害自己身体的冲动做斗争的二十岁的我、原谅了随意对待我的配偶的我，以及无法原谅这样的自己而忍不住自我攻击的我，倾听着她们的声音。是我，我在听。把你长久以来想说的话都告诉我吧。”

在书中的结尾，作者写下智妍内心的独白。故事开始于离婚后的智妍独身去往熙岭，结束于智妍离开熙岭，去往另一座城市。与祖母同在的一场救赎之旅，在拥抱了无数个融入“明亮的夜晚”故事的自己后，以智妍继续向广阔的远方往前走而结束。



留学生有多怕特朗普？

1. 赴美留学愈发困难

特朗普今年的选举之路格外顺利，他拿下共和党初选，获得了和拜登 1v1 的机会。现在，各国都在为特朗普回归做准备。

他现在对中国可不怎么友好。据报，特朗普上个月在和幕僚讨论是否要将对华关税提高至 60%。这个数字什么概念，当时中美贸易战两国恶意抬升关税，最高点也才到 22%，这是想在 2025 年再打一场更血腥的贸易战？

特朗普对华态度决定了很多行业 and 人员的发展，这对有些人来说是机遇，但对于赴美留学生来说，这是个坏消息。

2020 年，3000 多名中国留学生被吊销签证并驱逐出境，12 名德克萨斯大学的中国研究员在没有收到任何理由的情况下被学校开除。

美国民众对中国人的看法也在恶化，皮尤研究所的数据显示美国民众对中国的平均好感度从 2017 的 47% 恶化至现在的 82%，针对华人的枪支暴力事件增加了近一倍。

当被问及是那些因素助涨了对华仇恨时，超过半数人提到了那个我们熟悉的名字，特朗普。

特朗普的竞选对我们留学生至关重要，因为他的上台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的不友好举措，可能会让很多未来的留学生被拒签，被大学开除遣返，或者遭受不公平待遇。

2. 贸易战牺牲留学生

其实这个剧情我们已经看过了，事情就发生在贸易战那会。

2016 年，特朗普政府打开 excel 一看，惊讶地发现对华贸易逆差达到了约 3500 亿美元，中国企业的崛起正不断削弱美国同行的竞争力。

特朗普主张的就是保护本国贸易，怎么保护呢？增加关税，通过减少中国商品进口来扶持本国企业。一开始两国谈的好好的，共同推出了一个百日提案。但特朗普更进一步，要中国支付高额罚款，而且规定美国可以抬关税，但中国不能抬，这就是要中国方面直接认输了。

中国当时什么外交路线，投降？战狼！直接谈崩了。百日一到，协议过期，美国瞬间大幅抬升关税，而中国也予以回应，贸易战就这么开始了。

特朗普对中国的贸易战可不只是贸易这么简单，他在意识形态，文化上同时发起进攻。留学生，成为了两国斗争的牺牲品。

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留学生的限制政策主要有三点：限制曾在中国军事学校学习的留学生入境；延长 F-1 签证发放时间；发布新冠旅行限制。

乍一看，这三条好像都没什么问题。首先每个国家都有相应的国家安全规定，有些敏感或涉及尖端科技的领域不会轻易让外国人进入。旅行限制是后面加的，因为疫情确实是先在中国爆发的，海关严格的检疫政策也符合职责。

但是，这些政策真的这么合理，这么中立吗？没有，大部分规定都非常模糊，而模糊为特朗普政府提供了滥用权力的空间。



特朗普，将成为小留的噩梦。

第一个国安政策，这个审查的问题在于，他只看这个学生来自的院校的军事背景 and 与中国军方的联系，而非学生个人的相关经历或意愿。

也就是说，就算你只是想去美国搞一个科研项目，只要你来自的大学，注意不是你的项目，是整个大学和中国军方有合作，你就会被加倍审查。就算你已经到美国大学了，只要你在中国的大学有军队背景，并给你提供资助，那你也有可能被遣返。

可是，中国大学广泛提倡且推动军民融合，党在各大学也或多或少的扎根，这条模糊的规定可以说适用于几乎所有中国大学。

这种不针对个人，只片面的参考其所属机构的审查方式，美国政府不清楚会导致冤假错案吗？他们肯定知道，而且这就是他们的目标。通过此举来限制留学生入境，展现对华不友好立场。

上面的政策主要威胁到那些从中国大学毕业想去国外深造或参加感兴趣的科研项目学生。作者本人是一名即将赴美留学的高三生，那这些政策是不是就影响不到我了？不是，在当时的环境下，作为一名留学生，不管你学历是啥，目的是啥，都平等的受到这些政策的影响。

首先，旅行限制规定，在过去 14 天内去过中国的旅客禁止进入美国，这就包括留学生，真要去的话只能在国外自行隔离 14 天。

特朗普的政策和言论对当时中国留学生的影响更多是精神上的。

接下来我要讲的是一个 Nekkei Asia 提供的故事，Tom 来自一个普通的中国中产家庭。2019 年，他凭借自己的努力考上了美国大学。初到美国，他很兴奋，认为美国大学可以为他提供不同的教学体验和更多元的学术环境。

“我很后悔，看看现在发生了什么，我怎么能不后悔呢”，一年后，Tom 在采访中说道。

这一年发生了很多事，先是中美贸易战开打，然后美国限制中国留学生进入高科技领域搞科研。与此同时，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席卷世界。

当时，特朗普直接称新冠病毒为武汉病毒，

3. 留学是门生意

有趣的是，即使在中美贸易战最白热化的时期，中国留美生只同比下降了 4%。美国仍然是中国小留们的第一目的地。

留学是门生意，既然各方能从中捞着好处，就不会停。对中国学生而言，美国大学代表着更加自由的学术氛围和更加前沿的研究项目，很多大学生选择毕业后去美国读研或者搞科研。

教育对于美国更是一个巨大的产业。教育也是有出口价值的，特朗普发动贸易战的根本原因就是中美贸易赤字，但教育收入可以帮助减少赤字。18-19 年，中国留学生贡献了约 130 亿美元，这仅次于飞机和机械的出口额。

对于美国大学，我们是钱袋子。中国留学生普遍家境不错，很多都选择全额支付学费，这在教育经费不断下降的美国给大学创造了巨大的营收。



毒，他的支持者则在社交媒体上攻击中国人，让我们“滚回中国”。来美国，Tom 是想让自己融入这个多样的世界，认识更多人。但现在，他把自己锁在公寓里，针对亚裔的暴力事件数量增加，外面并不安全。

Tom 的经历映射了当时很多留学生遭遇的困境，开头我提到了一个调查，问仇华情绪上升的原因，超半数人都将其归因于特朗普的政策和个人言论。这种社会层面的排外情绪影响到了每一个留美的中国人，生活在一个任何人都不会凭借肤色和口音区别对待甚至伤害你的社会，你能过得舒服吗。

所以，虽然大环境对留学生不友好，大部分学校内还是反对歧视，拥保留学生的，这既是道德的，也是基于生意的考量。歧视中国人的大多是美国右翼人士，他们普遍认为移民抢走了自己的工作，掌握了太多政治力量，所以必须赶出去。而美国大学教职工和学生大多是自由左派，比较接受全球化和移民，对华人也就没有太多敌意，所以总体上是可接受的。



4. 总结

既然中国留学生规模利好美国教育业和就业，为什么特朗普要拿留学生开刀呢，他是一个商人，应该不会不清楚几百亿的出口利润的含金量吧。

虽然上面说了特朗普政府各种针对中国小留的政策，但真正受到影响的大概只有 3000 多人。特朗普虽然打击中国留学生，但没有下死手，因为这样对双方经济都不好。

特朗普，只是想通过一系列限制留学生的政策，来切断和中国沟通交流的途径。对于特朗普来说，他干了什么不重要，但他的态度很重要。

留学生是中美两个超级大国重要的交流途径，我们不仅是去了解美国，也是去传播中国文化和中国的影响力。大到几乎每个存在中国留学生群体的美国大学里的中国文化社团，小到中国留学生和美国同事打交道，这些都是中美文化交流。

可是，贸易战的开始意味中国从美国的竞争对手变为彻底的敌人，既然开战了，那双方的交流就要降低频率了。贸易战在中美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是一次美国对中国影响力的全面封锁制裁中国留学生，相当于否了中美交流的必要性，这个态度，是特朗普想展现的。

把时间调到当下，特朗普真的可能当上总统，而且他可能不会修复中美关系，而是坚持自己之前实施的美国第一和去全球化，继续和中国打贸易战，这对中国留学生是很不利的。

作为两个超级大国，中美摩擦将不可避免。美国今年的大选，对留学生很重要，对中国经济发展也很重要。

也门， 何去何从？

文 | Hanson 赵骏华

“世界上人道主义危机最严重的地区”

胡塞武装、基地组织、也门政府……除了这主要的三方势力互相交火，还有沙特对胡塞控制区域的无限轰炸……目前也门被称为世界上人道主义危机最严重的地方。根据红十字会的统计，“也门有 1780 万人无法获得安全用水和适当的卫生服务。”，“是世界上儿童、妇女营养不良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且截止目前已有十万人因为战乱或者饥饿而死亡。

2014 年胡塞武装控制也门首都萨那之后，原本动荡不安的也门社会便彻底分裂。像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的恐怖分子趁虚而入，原本也门政府也分裂出单独的政权（南方过渡委员会）并宣告自治，还有各种当地部落武装相继参与战斗。即使大部分分裂政权在内战开始后便归顺也门政府，这短时间内的动荡展现了战前的也门政权是多么脆弱。

胡塞武装固然是也门内战的一大焦点，然而分析也门内战、解决也门问题不能单独地关注胡塞武装。早在胡塞武装之前，也门便经历了大大小小的多次内战和冲突。如今战火纷飞的也门是也门地区历史上宗教问题、意识形态分裂和地缘政治冲突的一个缩影。

胡塞武装的宗教极端主义——一场庞大的宗教复辟

提到胡塞和也门，就不得不从伊斯兰两大教派的历史与冲突讲起，逊尼派和什叶派。从宗教的角度来说，也门是一个传统的什叶派国家，历代统治也门的王国（奥斯曼帝国除外）均是什叶宰德派分支的帝国。

出于对哈里发（伊斯兰教中宗教及世俗的最高统治者）人选意见不合，逊尼派和什叶派对阿拉伯帝国领导人的正统性上有着长久的纠纷。最初来到也门地区的一批什叶派穆斯林，便是因为反对中央帝国的逊尼派穆斯林，而选择来到远离权力中心的也门。通过吸收前往麦加朝圣的什叶派穆斯林部落，也门地区的宰德派王国迅速壮大，并与当地的逊尼派势力达到了平衡。



进入二十世纪中期，泛阿拉伯主义和冷战的进行使也门革命者迅速崛起并成功建立共和制的新也门，推翻了传统的宰德派王国。在新的社会环境下，宰德派穆斯林逐渐被边缘化和排挤，但宰德派的思想及其追随者从未消失，1992 年一个叫做“信仰青年”（The Believing Youth）的宗教运动在也门北部兴起，目的是复兴宰德派思想和教义。此时的“信仰青年”注重社会传统和培养文化，并以温和的方式传播自己的宰德派的教义。通过开展社会活动和宗教夏令营，“信仰青年”成功地培养了一批新一代信奉宰德派的也门人。

侯赛因·胡塞于 1999 年的加入，彻底改变了“信仰青年”的走向。胡塞强调“信仰青年”扩张的需要，并坚持暴力的扩张手段。2003 的伊拉克战争等阿拉伯世界的动荡使胡塞对于宰德派和也门的地缘政治状况更加不安，也进一步加速了胡塞对武装起义的准备。

胡塞武装日后激进的宗教和政治极端主义在此成型：对内坚持自身教义的至高无上和绝对尊严，对外则反对外部势力（以沙特和美国为主）对也门的干涉和压迫，并且明确否认以色列的合法地位。而他们政治上的激进离不开其内部的极端宗教意识。宗教上，侯赛因·胡塞对逊尼派思想和历史全盘否认，对逊尼派对什叶派长久的压迫不满并提出对用战争进行对其反抗。不仅如此，胡塞在传统宰德派的思想基础上将传统的伊玛目教义改为“Al-Wilayah”，意在宣称自己作为穆罕穆德·阿里的正统继承人，是“主”所指定的领导人。不接受这一理论的也门教

派和人群，则被胡塞武装称为叛徒，并在暴力威胁下强迫承认胡塞的正统性。这种极端主义是历代宰德派王国都出现过的特点，为了迅速稳固政权和扩张势力，个体政权在宗教上的统一在教派分裂的阿拉伯世界可以说是必不可少。宗教上的分裂加上地缘政治的紧张，胡塞武装复辟的不再仅仅是宰德派思想和教义，而是追求曾经宰德派王国的在极端统治下的统一和稳定。

红海易主，胡塞称霸？

十年内战后，胡塞除了在内部获得了稳固的政权，还占据了天然的地理优势。以首都萨那为中心，胡塞武装的统治区域包含了也门西部红海沿岸地区。正是这一地理优势，让胡塞武装与其他恐怖组织产生了本质上的区别，也使他们在红海的一举一动都会为红海沿岸国家和世界带来极大的冲击。

除了给也门、埃塞俄比亚等红海沿岸国家带来丰富的港口资源，红海对全球航运乃至贸易市场都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红海连接着苏伊士运河和曼德海峡，构成了地中海和印度洋之间的唯一通道。此外，红海上商船的贸易量达到了约全球总额的 12%，全球约有五分之一的石油通过红海运输。没有红海，欧洲国家和亚洲国家之间的航道基本上被切断，或者只能绕道南非的好望角，代价是高昂运输和时间成本。

也门 何去 何从

最近，这一假设成为了现实。随着以巴冲突进一步恶化，支持巴勒斯坦的胡塞武装宣布红海上任何与以色列利益挂钩的货船将会受到他们的袭击。这看似是针对以色列的打击，实则影响着几十个国家进出口贸易。一艘商船背后的利益可不是出发地和目的地这两方这么简单，胡塞自然也不仅仅攻击出口地或者目的地是以色列的商船。拿 2023 年 11 月 19 日第一艘被胡塞武装攻击的船只“Galaxy Leader”来说，该船计划从土耳其出发并没有任何货物的情况下前往印度。“Galaxy Leader”的船员以菲律宾籍、罗马尼亚籍等为主，并由日本的航运公司租用，挂的是巴拿马的方便旗。这艘船被攻击的唯一原因便是拥有“Galaxy Leader”的公司的其中一名商人是以色列的亿万富翁。按照胡塞武装这样的标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至少有 12 家航运公司因为袭击事件暂停了红海方面对运输。更有商船为了维持货运不得不改变航线，且要多花 10 天的时间和更多的燃油费从好望角附近通行。运输成本的增长带来的是则是市场价格的整体涨幅。就石油而言，截止到 2024 年 3 月 1 日，全球油价在红海危机下已经涨幅了 3.03%。

然而胡塞影响的远远不止造成能源市场波动那么简单，更是欧亚非三个大陆之间的通信命脉。2024 年 3 月 7 日，欧洲和亚洲之间 25% 的互联网流量被切断，原因是红海海底 20 条光缆其中 4 条遭到破坏。尽管胡塞武装否认对该破坏负责，部分专家也怀疑胡塞武装没有能力对光缆进行破坏，国际社会并不排除受袭击的商船抛锚后切断光缆的可能性。如果胡塞将光缆作为筹码来达成自己的目的，那么国际互联网的通信将遭到前所未有的威胁。

对于胡塞武装的行为，美国已经对胡塞武装发出正式的警告，并重新将胡塞武装加入国家的恐怖组织名单中。在警告无果后，英美联军在一月份对胡塞武装发动了攻击，并对荷台达、萨那等城市进行了空袭行动。这样的后果对双方来说都不是最理想的后果。尽管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美国并不希望双方的冲突进一步恶化，本意也只是“保护经过红海的商船”。对于本就饱受沙特空袭之苦的也门人民来说，他们自然不想英美等国家进行新一轮的轰炸从而造成更多无辜伤亡。

也门苦胡塞武装久矣，难道这场打了十年的内战真的没有解决方案吗？抛开胡塞通过宗教洗脑和武力压迫所达到的内部稳定不说，胡塞武装的冲突的背后还有沙特 - 伊朗的代理战争和逊尼派 - 什叶派长久的历史冲突等等政治和宗教上难以调和问题。更何况胡塞武装所插手的巴以冲突也是长久的历史遗留问题，短时间想看到一个和平的也门，可能性微乎其微。



VOICE

聆听你的声音

VOICE 全年征稿

所有征稿均有机会在 VOICE 官方公众号或校刊上发表
投稿范围 文学作品、时事评论、校园生活等，形式不限投稿方式
官邮 hfivoice@163.com
投稿格式 班别 + 中英文名（备注公众号 / 杂志），接受匿名
如有疑问欢迎联系官邮

